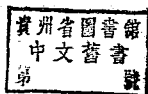
文學叢刊

遠天的冰雪

靳以

文化生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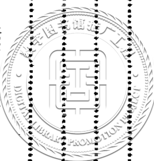


遠天的冰雪

靳以



目錄



序

這只是一些平淡的故事的結集。我要說是平淡的，因爲故事本身都是旣不驚人，又沒有偉大的意義，可是在自己這一面每一篇故事都在腦子裏深深地刻印。二十幾年來沒有泯滅一點，想着就是到死的那一天，也必仍然這是十分明晰淸楚。

誰不曾有過幼小的時代呢，誰不曾在孩子的時候就記下了許多瑣碎的故事呢！那只是一顆小小的心的搏動，那只是稚幼的記憶；當着日子一天一天地壓到肩上，纔漸漸地覺出了它的甜蜜和它的可貴，歲月不待人，過了靑年，壯年，老年就面對着了，總有那一天，將回到土地的懷抱中。誰能牽回來過去的時日，還像孩子一樣斜仰着頭，那樣想着：『什麼時候我纔能長得像爸爸一樣高啊！』

一些徒然的想念，却是那麼空洞，我沉靜地坐在那裏，要我的心如止水一樣。想

着尙是孩子的時日，純然以孩子的心追憶哀與喜，恍如眞就是一個孩子了；以莫可彌補的憂傷想着一切過失，就惴惴地想着怎麽樣纔能成爲一個更好一點的孩子呢？許是一聲鐘，也許是窗外夜行人的脚步驚醒了我，陡然知道流過去的水已經遠遠的了，中年正將推開少年時代，用粗些的聲音說：『去吧，我來了！』

惆悵不已，便嘿然無語，多少想說的話也不能再說了。還有比這些更使人悲傷的麽？一切都已逝去，留在身邊的只有無用的追悔？一直到現在，每番讀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總要泫然下淚，雖然不曾做了父親，在人子的那一面，覺得該流淚的也正多。人固然不該活得太柔弱，誰也都該對着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灑着純潔的眼淚吧？想是懂得愛自己的父母纔能懂得愛自己的友人；懂得愛別人纔能懂得愛更多的人。

幾年前，和一些友人住在山上，偶然說到了母親，我就只看到一個一個垂下去的頭，我纔記起了他們都已沒有了母親。一面深悔自己的失言，一面也想到自己的

幸運；因爲那時節我的母親還正安好地活着。曾幾何時，我的母親也捨開了我們，頓使手足六人，無所憑附；在外的漂泊無依，在家的愁對遺物，悵然太息。時際母親逝世周年，屆拜已畢，環顧四壁，倍增凄涼。要怎麼樣纔能把愛母親的心，來愛別人呢？

我虔誠地將這本小小的書，獻給我的母親，和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們。



一九三七，一月五日。

犢情

雖然我只是五歲的孩子，也像是知道了不少情感上的曲折。他那圓圓的頭顱上蓋了寸把長的烏黑的頭髮，（如果是細心地看起來，就知道偏左的頂部，有一個半寸徑的傷疤。）大大的兩隻眼睛，總是滴溜溜地轉着。當他笑了起來的時候，就會顯出一對深的笑靨來；可是他輕易不笑的，只是一個孩子，就像是爲什麼不快抓住了心。

他時常一個人坐在門前的青石墩上，呆呆地想些什麼。他用兩隻手掌托住了腦袋，眼睛望着遠遠的天空。那時許正有一片碧藍的天，無邊無涯的，引着他孩子樣的思想走着無盡的路。一塊兩塊白雲閃着光，浮來浮去，他就會想：

——爲什麼白雲不落到脚下呢？

他閉了一下眼睛，把右手的食指送到嘴邊。

——要是落在脚下，我就要跨上去。

想着的時節，好像他已經跨到白雲的上面了，他起始覺得在飄飄蕩蕩的。

——我要找我的媽媽，我要找我的媽媽！

可是白雲還自在天上遊蕩，怎麼也不會落到他的脚下，他殷切地凝望亮晶晶的眼睛裏蒙了一層淡淡的淚水。

正自呆想着的時節，一隻肥軟的小手拍在他的肩上了。他像驚醒似地回過頭去看着，看到站在後面的正是鄰居青姑兒。

她微笑着，兩個大紅的辮梢在空中微微地搖動。

『幹什麼一個人坐在這兒，上我家玩去吧。』

『不。』

他堅定地搖着他的腦袋，他的心中正在氣着她打破了他的幻想。

『媽媽特意叫我來找你，說給我們做桂花餅吃。』

『你的媽媽做給你吃的，沒有我什麽事。』

那個小女孩子突然爲這句話着惱了，笑容逃開了嘴角，還有一點撅起來，什麽也不再說，一轉身就走了。

他仍自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地；可是他的腦子再也沉不下去，像是爲什麽擾亂了。正待要站起身來走進去，就聽到有人叫着他。

『棣哥兒，來呀，到這兒來！』

這正是那個藹姑兒的母親，一個三十歲上下的慈祥婦人。她一面叫，一面招着手。

他就懶懶地挪動着腳步走過去，到面前，低低地叫着

『李嬸，您叫我幹什麽？』

她一面拉了他的手，一面就引着他走進去，還說：

『我叫青姑兒叫你來，你怎麽不來?』

『我，——我怕我爸爸囘來找我。』

他極不自然地撒了個謊，他的臉上立刻發出一陣灼熱。

『找你那怕什麽，到我這兒來你爸爸還不答應麽?』

『不，不，——』

他稍稍顯得一點氣急，不能如心地說出話來。

『我把新鮮的桂花摘下來，給你們做了幾個餅，你吃點，還給你爸爸帶囘去點。你看這孩子，心眼多不靈活，還在生氣呢!』

她已經領了他走進房裏，看到還在噘着嘴的青姑兒兀自坐在那裏不聲不響。

『來了客你還不高興點麽?』

她的母親笑着說，可是她好像沒有聽見。

他知道自己的錯，就輕悄悄地走到她身邊。

「還生氣麼，小姐姐？」

他拉她的衣襟，可是她推開他的手。

「你不用理我，我不跟你說話。」

「那你就不像小姐姐，像個小妹妹了！」

她忍不住，笑了；她的母親正獨自端了餅進來。

「快來吃吧，熱着更好點！」

他們手牽着手跑過去，各自坐到凳上。甜蜜蜜的香氣一直鑽進了鼻子，他忍着突然多起來的口涎，好像連望也不望地坐在那裏。

「吃吧，我給你們拿，——」

她的母親一邊說着一邊把他們面前的小碟各放了一個餅，他就用竹筷夾起朝嘴裏送。可是她突然叫起來，把近了嘴的餅又摔到桌上。

「怎麼着？」

她的媽媽驚慌了，急忙走到面前，

「燙，燙了我的舌頭。」

她撒嬌地叫着她的母親就在她身邊坐下來。

「慢點吃呵，燙着了不是好受的；伸出來我看看。」

她就把舌尖伸出來，她的母親輕輕地吹了兩三囘。

「好了，一會兒就會好了。」

她却一下就爬到母親的膝上，偎在她的懷裏。

「這麼大了，還要纏人。」

她的母親雖然這樣說着，可是一點也沒有申斥的意味，她是更得意地把頭貼着她的胸。

他懂得，他也想像得出那該是多麼溫軟，母親的胸，母親的手，和母親的腿；還有什麼能比得過呢？當着母親說話的時節，自然有那一點煖又一點癢的氣噓着臉頰，

是那麼溫馨，那麼可貴！可是他就只是坐在那冷硬的木凳上，沒有依附也沒有慰貼，像一個拾哥兒。

他只呆呆地望着，都忘記把餅送向嘴裏，她的母親發察出什麼來了，就把膝上的孩子輕輕地放下來，還說：

「眞沒有出息，自己坐着多麼好，——你怎麼不吃呢！」

「我不餓。」

他說着，搖搖頭，那兩個又黑又大的眼睛冒着光。

「我給你包好幾個，帶回去和爸爸吃。」

他不能答應出了聲，嗓子像是爲什麼哽住了。

離開母親，有一年以上的時日；可是在他的心中，是長得不可計算的時間，說是因爲身體的不便母親就留在鄉下，他自己隨了父親走着兩千里的路程。在這個城

裏父親經營着他的事業，他却是被丟在家裏過着一個個漫漫的長日。除開僕人，家裏再沒有別人了。寂寞使他不知怎樣纔好，他又時時想起他的母親來。

有時候他一個人站在院子的牆角那裏，一面數着牆磚，一面用盡了氣力『媽媽媽媽』地喊着。沒有答應的聲音，偶然微微地傳來一點回音。那個僕人也許被驚動了，急忙地跑過來。

『小少爺，您嚷什麼？』

他並不回過頭去，也不動，到那個僕人蹲下身子想抱起他來的時候，一下就看到那包滿了淚水的眼睛。

『唉，別哭了。——』

爲人說到了的時節，心中就更忍不住，爽性大聲的哭出聲。僕人原是在他家近二十年的，有了相通的感情，爲這悽慘的情況所打動，眼睛也起始濕潤了。

『來，我背背你吧，爬上去你就抓得着那朵大黃花。』

他不知怎麽樣來哄着他，要他把兩隻小手圈攏他的頸子，他就站直了，背過兩手去托着他的身子，幌幌搖搖的在院子裏走起來。

可是這個院子對於他是太熟習了，他已經看過一年多的時候。他知道哪裏夠蛛來扯網，他也知道爺生的哪一塊磚落了面，他還知道屋簷下哪裏有飛着叫着的麻雀的窩。地上的路呢，哪一方高哪一方低他都十分清楚，哪裏有螞蟻洞他也弄得清，而且他還旁觀過牠們的爭戰。背着的時候他只是閉了眼嗚嗚地哭着，他的傷心像是無邊無涯的。

父親突然間會像從天上掉下來的走進來了，他那健悍的體格，和走路的行態；都明顯地帶出他那剛愎的個性來。

他立刻就從僕人的背上溜下來，還沒有等到他踏到地上，父親嚴厲的聲音就起來了！

『怎麽，還要人背，這麽大的年歲！』

他悄悄地站在僕人的身邊，緊緊了僕人的腿，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還不走進來！」

聽到這樣的呼喚他纔莫可奈何地起始挪動着脚步，緩緩地挨了過去。

父親先看看他的手，再看看他的衣服，終於看到了尙留有淚星的眼睛。

「你又哭來着？」

「沒有。」

他一面應着一面抹着眼睛，可是更大的聲音叫着：

「你怎麼能說謊呢！」

「我，——我跌了一下。」

「沒有跌破麼？」

說這句話的時候父親已經不在注意他，好像想着什麼事情。

「沒有。」

『男孩子，不要緊，跌跌碰碰會更強壯點，……』

父親一壁說着一壁就走了進去。完全忽略了他。有的時候，實在是莫可奈何了，他也願意偎到父親的身邊，可是從來他也不敢去，而且他和父親時常幾天見不到，父親是忙碌的，夜間回來的時節，他早已睡了。

記得第一次到幼稚園是父親特意送了他去的。他記得坐了許久時候的車纔到達——那個所在對他完全是陌生的。那裏有帶游廊的平房，有土山，有放着一架大風琴的禮堂，還有許許多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臉。他一下就被領去看那位主任先生。

主任先生是一位三十幾歲的女教師，十分慈和，嘴角上有一顆小小的黑痣，父親就謙遜地說：

『孩子是愚笨的，總盼望您多管管纔好，——』

主任先生笑着過來拉他的手；可是他極力地向後退縮。拉了另外一隻手的父

親顯得不耐煩了，嚴厲地說：

「怎麼這樣子呵，一點也不懂規矩！」

他再沒有法子，只好任着生人拉着他的手了。父親再三地托咐過之後，就告辭走去，他就全然被丟在莫生的境地裏。

他這面那面地張望着，兩隻亮亮的眼睛充滿了奇異之光，主任先生說着：

「走吧！我領你到課堂去，你可以會到許多小朋友。有唱歌，有跳舞，有手工……」

他什麽也沒有聽見，他只聽到那單調的聲音，突然間他就哭出了聲。

「怎麽哭了呢，不該這樣子呵，誰都該來讀書的。」

好心的教師勸着他，還把手帕來爲他擦着眼睛。

他還是哭着，他望不見一點對他熟習的物件。

「是想媽媽了麽，下學去不就見得着了麽！」

這句話像更打動了他，他更大聲地哭着，主任先生就把他抱到椅上，拿來五彩

的積木和玩具，想來引起他的興趣。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他喃喃地數着，好像片刻的勾留都不能忍耐。教師沒有法子了，就和他說：

『稍等等吧，我差人送你回去。』

他立刻就止住了哭聲，睜大了水淥淥的眼睛望着，一半難於相信一半驚訝的。

終於他又想起了些什麽，他囁嚅地說：

『先生，我不要回去了。』

『爲什麽呢？』

教師也覺得一點奇怪了，問着他。

『回去了，父親不會饒過我。』

『他會打你麽？』

『唔，——』

他點點頭，一顆淚珠落下來。

『媽媽不勸勸他麽？』

『這裏我沒有媽媽。』

說着的時候他的眼睛重復爲淚水濕潤了，聰明的教師就不再問他關於母親的話，用毛巾揩乾了他的臉，領着他的手走出去。

『不要怕，不久你就要學堂了，這兒有許多和你一樣大小的孩子，你們都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他們都對你好，你也對他們好……』

隨着他就被領到課堂去，新的環境給了他三天兩天的高興。

可是沒有媽媽的家總是空的。唱到『……見了父母行敬禮，父母對我笑嘻嘻』的歌，就懷了兩樣的心情回到家中，叫開了門，像小鹿似地尋覓着，這裏那裏都是空的，衝口叫出一聲的「媽媽」也沒有得到回應，小小的孩子有着被丢到一個人也不相識的地方的悲哀。父親還沒有回來，母親並沒有在家中等候他的孩子，能

看見的怕只是那個僕人。愚昧的僕人想不到這樣多，看見他忍不住了哭聲幾急急忙忙地把他抱起來。

『怎麼呢，小少爺？在學堂裏跌了麼？』

他沒有回答，只是傷心地哭着。

『別人欺負你了？』

他搖搖頭，眼淚灑到僕人的臉上。

對於稍稍纖細的情感僕人是茫然的。他只是知道招呼他吃些什麼，或是為他洗洗臉和身子，偶然也能說一個半個不大能使他感到興趣的故事。

從鄰居家裏拿了一包餅出來，像個小流浪兒似地邁着懶散的步子走着，他並不急急地想回到他的家，家門就在目前，對他卻像十分遙遠。他東張西望地從不肯爽爽快快把一脚踏在實地，他的心中想着：『家和路上有什麼分別呢？』

一陣細碎的脚步聲漸漸近了，一張小手輕輕地拍在他的肩上，他回過頭去，看到了還是靑姑兒，忍着氣喘笑着望他。

『你明天到我們家來麽？』

『明天還上學呢。』

他毫不在意地回答着。

『你眞是呆氣，明天是禮拜日。』

『是麽？——對了，那，那我怕有別的事。』

『你不來我去找你，我告訴媽媽給我們燉一隻雞。』

『燉鷄可不要母鷄。』

『公鷄是有毒的，不能吃。』

『殺了母鷄，小鷄就沒有媽媽了！』

『小鷄會長大，大了就不要媽媽。』

『大了也要媽媽，——』

正自說着的時節，遠遠看見了一個人走來了，當着他的心中想着：『也許是爸爸吧，』就看到走來的人正是父親。

他有一點顯得不安，不知該把手怎樣放纔好，麻煩的是手裏還帶了餅，他的臉漲紅了，當着父親走近身傍，他深深地鞠躬。

站在一傍的青姑兒也行過禮。

父親好像和氣得多了，他停下來，摸摸青姑兒的頭髮微笑着。一眼看到了他手裏拿着的紙包，就問着：

『手裏拿的是什麼？』

機警的青姑兒趕着就回答：

『我媽媽做的餅，要棟哥帶回給您吃的。』

『總是要你母親費心，回去替我謝謝。』

「唔，——我回去了，我媽媽還等我呢。」

她笑着跑去了，父親就領了他的手。他畏縮地抬着眼睛去望望父親的臉，那層使他恐懼的嚴霜直也未曾降落下來。他覺得十分奇怪，可是他不敢問，只是默默地隨着行走。

父親一直領了他進到房裏，他不知道父親將給他些什麽獎勵呢或是懲罰呢？獎勵是沒來由的，想到懲罰，好像有幾分相近。

可是他不敢問一聲。父親坐在躺椅上，他一眼就又看到壁上懸着的那一幅人物中堂。因爲每次被叫進來多半是受責罰的，每次都看到那個畫上人，雖然總是帶了笑容，對他却給了無比的恐懼之感。

像往日一樣地他面了父親站着，中間有着三四尺的距離。父親用少有的温和語調說：

「過來。」

他不知道該怎麼樣了，眼睛裏充滿了遲疑之光，他只得順從地走近兩三步。

『再走近點，——』

父親的臉上居然掛出微笑來了，他放大了膽，就湊近他父親的身邊。

『我告訴你，你的媽媽就要來了。』

『您說我的媽媽？——』

他好像被這句話甞呆了，這完全是想不到的事，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他的嘴張開了也忘記去閉攏。

『你的媽媽要來了，你不高興麼？』

父親把手温柔地撫他的頭髮，他是全身都感覺微微的顫動。他的心裏想：『我的媽媽，我的媽媽，——爸爸不會哄我吧？』

『我高興，爸爸，我高興。』

他一面說着一面眼睛裏就掛了兩顆大淚珠。同感着離母之兒的那份天性的

渴望，父親的眼睛也覺得濕潤了。

『媽媽什麽時候來呢？』

他不知不覺地已經爬上了父親的膝頭，可是這一次父親幷沒有申斥他。

『今天晚上，要在十二點鐘。』

『十二點鐘，——』他的心裏就起始盤算，這已經是快吃晚飯的時候了，算來算去不過只有七八個小時。

『媽媽坐什麽來？』

『火車，你還記得火車麽？』

『記得，記得，一面走一面跑的。』

『對了，就是那樣的車。』

『我愛那樣的車，爸爸您領我去看吧。』

聽到這句話父親笑了，他知道他那小小的心在想些什麽。

『你要睡的時候太晚了。』

『爸，我不要睡，我準不睡，您帶我去吧。』

他懇求着，他更大膽地把兩隻手攏了父親的頸項，忍着刺痛，把小臉偎到父親留着鬚尖的臉頰上。

『眞要是不睡就帶你去。』

這像是比什麼都恩惠的允許，他不知道該怎麼樣來表示自己的感激，他模糊地說着：

『好爸，就這樣吧，我一定不睡，您看吧……』

於是他就靜靜地坐在父親的膝上，可是他的心却在忙碌着，他憑着全無依附的想像，描劃着母親的面容。他想着：

『母親是高的麼，還是低的；是胖的，還是瘦的？母親好看麼？比起爸爸來，母親也許要和氣得多了吧……』

『——爸爸也和氣了，這樣眞是個好爸爸！』

黃昏沉落到地上來了，最後的陽光已經飛到天上去，燒紅了一片雲彩，漸漸地也暗下去了。院中是寂靜的，沒有一點聲息，這個家總是安靜得可怕。

『媽媽來了，家就該熱鬧一些。』

僕人輕悄悄地走進來，開了燈，告訴着晚飯已經預備好了。他就緩緩地又從父親的膝上爬下來，隨着父親也站起來，抓了父親的手，走到間壁吃飯的房子去。

照往常一樣地，他坐上自己的座位，菜蔬一盤盤地端上來，可是他爲這意外的喜悅過分地打動了，他吃不到兩口飯，就再也不能吞嚥了。他輕輕地放下筷子，齊齊整整地放在碗邊。

『怎麼，你就吃這一點？』

『唔，我飽了。』

『回頭要餓的。』

『我不會餓，我吃不下去。』

父親知道說也沒有用，就吩咐着僕人回頭留起些食物來，隨時可以吃的。

父親也像是不如往日吃得那樣多，過了不久的時候也放下碗筷，領了他的手又走回去。

吃着水果的時候，也有木木的感覺，爽性什麽都不做了，靜靜地坐在那裏。他獨自在心裏默數着，一下一下地，當着覺得該把頭來看一看鐘的時節，就望見鐘針並沒有移動多少。晚飯後的困倦又襲上來了，眼瞼沉重地垂着，像是再也沒有力量抬上去。

『綠兒，你睏了麽？』

正當他的身軀有一點不能自主地傾斜一下的時候，這幾個字像雷一樣地響起來。他迅速地張開眼睛，還沒有忘記立刻就回答：

『沒有，爸爸，我不睏。』

他強自睜大了眼睛望着父親的臉，父親好像看得出一點什麼來，只笑了笑，和善地和他說困乏了就睡去，母親來的時節自然會把他喊醒。

「不，不，爸爸我不要睡，我要接媽媽。」

他幾乎是帶了一點哭音說出來，他的眼睛裏含了一點淚，因此真的清亮許多了。

「你要是願意去找許升說故事，就去吧。」

他有點驚訝了，想着父親怎麼能知道許升會給他說故事呢？可是在這一天，他覺得父親就比許升更可愛得多，不是像從前那樣望而生畏的，他就說：

「我不去，我陪爸爸坐在這裏。」

他仍是靜靜地坐在那裏，想着父親也想着母親，不久就像一隻小羊似地偎在軟椅裏睡着了。

覺得有人輕輕地推着他的身子，醒了，便又聽見父親的聲音：

了

『醒醒吧，綀兒，不要再睡了。——』

『我不睡，我沒有睡，——』

他慌急地張開眼，生怕不帶他到車站；可是父親的下半句話立刻就爲他聽到了

『——我們快要上站了，醒來先避避風，我帶你去找媽媽。』

他立刻高高興興地揉着眼，掀開了不知什麽時候蓋在身上的毛毯，站了起來。

『小心點，怕摔下去。』

父親扶了他，僕人就送給他一張手巾，爲他擦着臉。

『還想睡麽？』

『不，不睡了。』

他笑着，搖搖頭。

馬車好像早就在門前守候了，父親穿好了衣服，僕人抱了他，就走出門。父親先

坐到車裏，他就被安頓在父親的身傍，僕人逕自坐到車夫的身邊。

倚在父親的身邊，從車窗望着那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美麗的夜。城市全然安靜地睡着了。鋪滿了天空的星星映着眼睛望下來，偶然失去了一顆，他就熱心地等待着：「也許會落到我的手中來吧！」

一面奔跑一面喘着氣的馬，把蹄鐵敲在地上，有着悅耳的聲音。皮鞭在空中抽打，或是落在馬的身上，響着清亮的脆音。狗被驚醒了，吠着；可是爲他所更喜歡的，却是那從遠遠地方傳回來的吠鳴的回音。

車緩緩地停了，僕人跳下來拉開車門，扶着父親走下去之後，就把他抱在手中。

他們一同走進一座大的房子裏，那裏面有明亮的燈光，可是沒有多少人，顯得那間房子是更大更空。

他們走進一間裝璜得好些的候車室，僕人把他放在一張椅子上，父親也就坐在他的身傍。

問着鐵路員工，纔知道火車在中途延誤了，要遲到一點鐘。

父親問着他如果是不能等，就先着僕人送回去，可是他堅決地搖着頭，說是等到天亮也可以。

終於，忍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之後，鐵路員工報告着在五分鐘之後車就要進站了。銅鈴也啷啷地響起來。

父親在前面，僕人抱了他隨在後面，走到月台上去。他們站在那裏，靜候着列車的到來。

「站到下面吧，許升回頭還有事呢。」

父親溫和地吩咐着，他就溜下來。他的心在跳着，好像連一句話再也說不出來，他沒有想到，他也不敢想只要短短的時間之後，母親就要在眼前出現了。

從遠處就閃着那烱烱的燈光，筆直地射着，雄壯地響着，朝了車站奔來。那像一匹野獸——一匹可愛的野獸，在一番勞頓的急馳之後緩緩地停下來，喘息着，鳴叫

着；冒着白的水氣。

他茫然地隨了父親移動幾步，在一個車窗那裏看見一個中年婦人的臉，父親就告訴着；

『祿兒，給你母親行禮。』

可是他不忍低下頭去，他只癡癡地張大了眼睛望着，眼睛是感到疲困而酸澀，母親的面容終於顯得模糊了，從眼眶湧出的眼淚，從眼角直掛下來。

『媽媽，——』

他再也叫不下去，他想一下撲到車窗裏；可是他太短小，他也聽見母親叫着他，他還看見母親用手帕擦着眼睛。

母親隨着僕人走下來，他一下就跑近母親的身邊。他拉着母親的手，是那樣溫柔的，母親俯下身來親着他的臉，母與子的淚是更多地流出來了。

『寶寶，想媽媽吧？』

『想，——想媽媽——』

回答着，就忍不住哇一聲地哭了，母親想抱起他來，父親就說着太疲勞了，還是不要抱起來吧。

他一面哭着一面望了母親，母親是美麗的。她那稍寬的上額，和微尖的下顎，還有那黑大的眼睛，都告訴了她正是中國式的美人，他時時不忘記『媽媽媽媽』的叫着，好像他立刻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媽媽來到我的身邊了。

他們一齊走上了馬車，他就偎坐在父親和母親的中間。

『這樣晚你還沒有睡麼？』

『我等媽媽來着。——』

他的兩隻小手抓着母親的手，他的眼睛不轉動地望着。

『是的——』他心中想，『我的媽媽比誰的都好，誰也比不上，明天我就要他們都到我家裏來看我的媽媽，我還要告訴老師，要她也知道我的媽媽來了。』

車起始動了，父親母親都沉默着，他低低地和母親說：

「媽，您抱抱孩子好麼？」

母親微笑着點點頭，他就輕輕地爬到母親的膝上。呵，這是那麼溫煖，那麼柔軟；在他的記憶中再也搜求不出來這同樣的感覺。他覺得母親的身子像天上的雲彩，使他什麼都忘記了，母親的臉貼着他的臉，微溫的氣息噓着他，他覺得一點癢，一點無比的安適。他想同母親許多句話的，可是他什麼話都再也說不出來。他動也不動地偎在母親的懷裏，母親微動着的胸口輕輕地蕩着他的身軀，他記得他只看見過小羊這樣地偎在母羊的身邊，是在書上看到的呢還是那次隨了父親到公園裏看見的呢？他記不清了，他什麼都記不清了，他只知道他是幸福的，最幸福的孩子。

車行着，微微的搖動也加重了他的睡意。他的眼漸漸地張不開了。他還隱隱地聽到從母親嘴裏哼出來的低低的催眠歌，他微笑着，這笑容像生長在他的雙頰上，他就是這樣子睡着了。

遠天的冰雪

老北風吹了一整夜，像無數野獸的嚎叫，把頭儘自向着被裏縮，寒氣還是從上面灑下來，頭頂涼得像一塊冰。

閉着眼睛是黑的，睜開了也是黑的。蜷屈着的身子和腿，纔稍稍地直了些，又縮回去，爲了那難耐的寒冷。夢裏好像還是好春天呢，花草在笑，鳥在叫，聞着的是些使人覺得一點窒息的濕土氣；纔一醒了來，就知道鳥是早已飛遠了，這正是塞北的嚴寒十月天。

「少爺，少爺，不早了，該起啦！」

女僕低低地叫着，並沒有搖撼他的身子，發出唔唔的聲音的，正是睡在他身傍小他兩歲的弟弟。

「少爺，少爺，不早了，該起啦！」

他正想着多忍那麽一分兩分鐘，一隻手已經搖起他來了。以爲是推着他的身子，却是搖着他的頭。他立刻就不耐煩地叫起來：

「怎麽你弄我的頭啊！」

「我可不知道，少爺您看，都八點了！」

「——八點了！」

憑着這一股勇氣，把身子一下挺直了，整個的頭伸到沁涼的空氣裏。

「怎麽，你還沒有生爐子麽？」

「早生好了，天可是眞冷，就好像沒生似的。」

看着身邊的弟弟還沒有醒，就一脚踹過去，那個果然就猛然伸出頭來，爲了寒冷，都不來追究那一脚的來源。

「快起吧，都八點了。」

『你憑什麼說我，你怎麼還不起？』

『我就起，王媽，先替我烤烤衣服。』

『不，先給我烤。』

『不要鬧吧，少爺們，老爺可在用功呢。我給你們一塊兒烤，好不好？』

乘着王媽把衣服拿到火爐前去烘着，他們就一齊望了窗外。前些天還能爭論着玻璃窗上冰霜的幻象，今天却凍得又嚴又密，外面什麼也看不見，只是由透進來的光亮想外面的木窗已經打開了。

『王媽，你哄我們可不成，趟子車又沒有跑過去，天還不大爽亮，怎麼就會有八點鐘了呢？』

『不信你就看看，多麼大的雪啊，還跑趟子車？凍也得凍死他們，這樣的天氣，搅得上什麼儆啊！』

『連大車都不出來，還用上學去麼？』

這只是他自己在心裏想着，隨着浮上來父親的嚴峻的臉，打了一個寒戰，就不再想下去。

『哥哥，——』那個小的叫着，他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長了一頭鬆軟的黑髮，和一顆圓圓的頭。當着他看起人來的時節，總是略略偏着頭，把眼睛斜睨過去。

『——能不能和爸爸說一下，這樣冷的天……』

『不成，不成有胆子你去說，我一個人去。好，好，快把衣服給我，我要穿起來。』

王媽把衣服送給他，接過來就迅速地穿上去，不由自主地叫出來：

『這麽冷呵，你怎麽給我烤的？』

『實在天是太冷，這麽大半天也不成可沒有法子。』

正說着的時候，他們的母親走進來。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她有一張端莊美麗的臉，還有一雙慈愛的眼睛。

『眞冷，眞冷，你們怎麽能上學呢？』

「還不如您跟老爺去說一聲，要他們告一天假呢。」

「倒是該這樣……」

「爸爸醒了麽？」

「他早起來了，正在寫字。」

「媽，那麽您跟哥哥到爸爸那兒去說一聲吧，眞是太冷了，我在這裏等，也許，也許就不用起來了。」

「我不去說，我不去說。」

「不要緊，鍊哥兒有我給你作主了，你就跟我去吧。」

他把手放到她的手裏，她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說「在房裏手還冷成這個樣子，怎麽能去上學？」

可是他的心却走一步沉一步，雖然還是一個孩子，父親一向的嚴厲，早就在腦子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他從來也沒有看見父親笑過的，而且每次爲了些微

的過錯，時時會得着身體的責罰。

先總是把過失說得淸淸楚楚了，然後就問着是不是該受責罰。到那時候除點頭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路，那麼再後就是要伸出手來，木板一下兩下地打在手上，滿了預定的數目，纔能停手，雖然是哭着，也還要應着對這責罰覺得是十分公平的。

當着走近門前，他忽然站住了，向着母親說：

『媽，我不去了，還是上學去吧。』

『怎麼，你怕什麼呢，不是說我替你們說麼？』

他只得隨了母親走進去，一個健壯的中年人，正自獨坐在向壁的書桌上，不知在寫些什麼。他像是一點也沒有覺得他們走進來。

『爸爸，您昨天晚上睡得好麼？』

這是他每天見了父親一定要說的話，可是這一次說着，微微帶了點抖戰。

『怎麼，你們還沒有上學去麼？』

以洪亮聲音說出來這句話的父親，並沒有轉過身子，只是把話說向牆壁再撞擊回來。

『天太冷了，我想要他們告一天假吧。』

『什麼？——』父親像被驚了似地立刻轉過身來，『天太冷了就不吃飯麼？』

『唔，不是這樣說法，孩子們都還小，難說一天兩天就能唸出個狀元？』

『是你要不去上學麼？』

這一次父親却向他直說過來，雖然只是用着略略提高一點的聲調，他聽起來，每個字都像一聲雷，他只吶吶地回答：

『不，爸爸，我沒有，……』

說完就轉過身去，當着他仰起頭來看一看母親的臉，她又爲了氣憤眼睛含着淚了。

『快起，快起，要不就晚了。』

回到自己的房里，他就大聲叫，可是不知道他的心裏爲什麽也十分酸楚。每次他看到母親流淚他就忍不住，多少他知道一點母親曾受過什麽折磨，到了父親已經走向成功的路，她也還不能有一顆鬆快舒適的心。他不等眼淚流下來，就用袖口抹了去。

『哥哥，你不要騙我吧，我知道——』

『誰騙你呢，不信你去問。』

恰在這時候，在門際出現的正是父親高大的身形。他不說一句話，只是站在那裏；那個想懶下去的孩子，立刻敏捷地穿起衣服來。

『小孩子們，總得要練習——』父親這樣起始了，『這還算冷麽，九月初下大雪，把地都凍裂了，我都遇上過。覺得冷，想更冷的地方。假使你們去當兵呢，那可怎麽辦？能說爲了冷不下操，不打仗？這樣的天，正好走路去，準不會冷……』

一面應着，一面忙洗臉漱口，加上外衣，把絨帽都拉下來，只露出眼睛和鼻尖。書

包早已掛在身上兩隻手各戴了一隻皮手套

朝着父親行過告別禮就手牽手走出去。

纔走出門，一股寒風就像刀子一樣地在他們的臉上削了一下，而且那股風沒有一定的方向，旋轉着，攪和着地上的積雪和纔落下來的雪片。

低下頭看看路，街邊的積雪已經有三四尺，一條纔掃除出來的小徑，又鋪了半尺厚的雪片。

『哥哥，——』

弟弟纔叫出來，不知道爲什麽就停止了，背過身去。

『你叫我——』

他正想回答，一陣冷風正衝着他的喉嚨，把他要吐出來的字整個地塞下去，還使他喘不過來第二口氣。他也只得背了身子，纔緩過一點來。

『這，這可怎麽去咧？』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背着身子回答，『爸爸不是說要我們想更冷的地方麼？我們就想地理上講過的北冰洋，我們是北冰洋的白熊，我是大的，你是小的……』

『哥哥！……』

弟弟卻傷心地叫起來，他看看他，鼻尖是紅紅的，眼睛也是紅紅的了，他就趕緊說：

『可不要哭哇，這麼冷的天，眼淚不凍個冰溜子纔怪。我們就這樣背着身子走吧，好在沒有車馬，不怕碰上，到大街上就不頂風了。』

『好，好，——』

他們就那樣手牽手退着走，兩三步轉過頭去看看；可是寒風逼着他們立刻把頭又轉回來。一不小心，一個滑了脚，兩個一齊坐到地上。這一下好像把身子給摔碎了，因爲全身早就凍得有點發僵。

『你看你，怎麼不留神。——』

『爲什麼你不拉我一把』

『爲什麼拉你，連我都帶累着，你要我怎麼辦？可是說，這雪倒還像有點熱氣似的。』

『誰告訴你的！』

『你不信試試，只要抓一把就知道。』

『是的，』那個眞的抓了一把，『回頭可該更冷了。』

他們一面說着，一面爬起來。仍然退着身子行走，不久他們就轉到大街上。一眼他們就看到大街上顯然是變了，除開雪，再也沒有什麼。擺攤的沒有一個不用說，就是店鋪也沒有一家打開門。雪鋪滿了地，光滑整齊，在那上面也找不出一個脚印。

街兩傍的電線桿，被狂風吹得歪歪斜斜，有的竟躺到地上。電線都被冰溜包起來，吊在半空中或是垂到地下，一輛空着的在軌道上行走的大馬車停在那裏，四匹

馬都臥倒，鼻子冒着氣，爲了過滑的地面，它們都不能爬起來。

雪還是在下着。

沒有鬧聲，也沒有人聲，沒有一切爭吵和毆鬥，在冰雪的威脅下，只有一顆共同的求活的心。

一陣風會把屋頂上的雪整片地吹下來，噗一下摔到地上，原是平整的街道，立刻突起來一塊。

他們走着，又鑽進一條小路。

『哥哥，我們還是回去吧。』

『怎麼呢？』

『到學校也不能有人。』

『你怎麼會知道？』

『一路上也沒遇見一個同學，這樣的天，連老師也未必來的成。』

『還是走我們的吧，我們不管別人。』

走過一家鐵門，每天都要朝他們狂叫的狗也不再整了，只是那顆小楡樹，仍是把身子探出大半個來，枝幹上栽滿了雪，有一大節樹枝，被風吹斷了折到牆外來。

『要是春天有多麼好，滿樹的楡錢就不用石子去打，可以一把一把地摘。』

還沒有等他想完，一陣風像是把寒冷送進他的骨髓裏面去。他的全身像是浸在冰水裏，上排的牙齒和下排的牙齒，永遠也不能有一刻的寧靜。

『哥哥，——』弟弟用了帶着哭音的語調叫着：『我挺不住了，我再也不能走了。』

『怎麼呢？』

『我的脚凍麻了，再也挪不動。』

這句話好像也提醒了他，他也覺得自己的脚已經不像是生在他的身上，那是木的或是石的，不過連到他的身上而已。

『我也是那樣，——』他說着，讓過去一股寒風，『有法子，我告訴你，我們跑跑吧，過一會兒就會煖過來。』

『怎麽能跑呢，都木了啊！』

『試試吧，弟弟，也沒有別的好法。』

『媽媽不是說過脚麻了千萬不要動，怕一下跌倒會跌折了骨頭。』

『那可怎麽辦？我們哪能就站在這裏？管保半點鐘就把我們凍僵了。你看，——』

他一面說着一面起始跳動着脚，每一隻脚落到地上都有些疼痛，他忍住了，等着弟弟也跳起來，他們就一直半跑着向前去。

『是不是這樣好一點，你看，雪已經不下了。』

『誰說不下呢，還有的撲到我的臉上。』

『那是風吹的，不是落下來的，你的脚不煖一點麽！』

『不，不，就是疼！』

爲了疼痛而流出的淚，并沒有流下來，就在眼睫毛那裏凍住了：連眼皮也不能自由開閉。看出去的景物，就更顯得模糊不淸了。

「哥哥，這可怎麽辦！——」

弟弟又帶了哭音叫着，他雖然停住了，却沒有忘記把兩隻脚跳着。

「這又是什麽事？」

「眼睛都給凍上了。」

「誰教你哭來着，——別再哭了，再哭該更凍得厚一點。」

「那我可怎麽辦？」

「拿手來溫一溫吧，把手心放到眼睛上邊，就能媛化了。」

弟弟聽從他的話把手舉起來，可是手臂都不像是他自己的，正像兩根鐵棒，好容易擧到上面，又不能隨心地貼到眼上。套在外面的皮手套，和冰雪的涼度也差不多。

『不成，哥哥，這樣可怎麽成？』

弟弟的每個字音都在發着抖，像一片一片風中的落葉，一陣旋風來時，他的嘴就被噎住了。

『那我們回去吧。』

『爸爸呢？』

『他不會還在家裏。』

『晚上總要回來的。』

弟弟好像更嚇破了胆似地問着，他想到每一步，他知道就這樣回去了，一頓的責打總免不了的。

『你看，那邊是什麽？』

他叫着，把右手指向路邊牆角那裏。在一堆雪裏，像是埋了一捲衣物，一陣風吹了來，把雪吹去了些，纔看出那是一個凍死的人。

『我們快跑吧，那是一個死人，八成是要飯的，半夜給凍死了。這是凍死人的天啊，我們怎麼還能到學校去？回家吧，快點跑。』

什麼也不顧了，順着走過來的路再跑回去。把所有的一點力氣都使出來，又是懼怕又是寒冷，生怕那個死人會站起來追趕他們，又怕眞是冷極了連自己也就在道上凍死。

『是的，爸爸眞要是問起來，我就告訴他那個凍死的人，他一定也沒有什麼話說。』

他一面跑着一面在心裏盤算，可是他想到父親一定早就出門了，不會還在家裏。

他們一口氣跑回家裏，眞覺得煖了許多，凍了睫毛的弟弟也覺得眼睛又濕潤起來。

他們又稍稍有一點追悔了，想着：『爲什麼我們不這樣跑到學校裏去？』

掩着的木門，一推就開了，他們急急地跑向母親的房裏去。

「啊，你們囘來了！」

弟弟一下就把頭埋到母親的懷裏，嗚嗚地哭起來，他就走近火爐那邊。

「快不要站到那裏，烤火不成的，過來吧，快把外面的衣服脫下來，坐到床上，用棉被來溫溫。」

母親一邊說一邊爲他們解開衣服，鼻子和手，都凍得紅紅的硬硬的。

「唉，看凍成了什麼樣子！還不像是從冰雪裏創出來的麼！這麼冷天還去上學幹什麼，不凍壞了就是好事！」

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溫柔地貼在他們的心上，就是強硬的他也忍不住抽噎着，流出淚來了。

「別哭了，早知道不去多麼好，我的話就是不中用麼，孩子纔多大，一定要……」

更同情的話只是惹着他們流着更多的淚，弟弟像是有更多的委屈，爽性大聲

地哭起來。

『快不要這麽大聲音吧，你爸爸還沒有出去呢。』

『什麽？』

這話住了他們，幾乎是一同地說出來。他們立刻像呆癡了似的，接着再問：

『他在哪兒呢？』

『書房裏，大概再有十分鐘也就要出去了。』

『那我們還是先到爸爸那兒去吧？』

『你們快好好坐到床上去，把被褥蓋上，有什麽錯我來担當好了。』

雖然母親這樣說着，他們的心也不能放下去，却又不願意違拗母親的話，便坐到床上。

母親爲他們蓋好了被，還爲他們各自倒了一杯熱水，一股微撥的感覺像是從心裏發出來的，漸漸透過了全身，他們好像是投入了不可想像的境地。

他們自己都有些疑心外邊的天怎麼會那樣冷，那全是超於理想之外的，終於又有一點後悔了，覺得是不該走了一半逕折回來。

漸漸地，手指有些發燒了，臉頰也覺得發燒了，抬起臉來望，不安的眼光又遇上了，各自又把灼紅的臉低下去。心總是跳着，忍受着說不來的折磨，眞的想是不該回來了的。

「早晨你們都沒有吃什麼吧？」

「唔，唔，——」

「那我告訴他們給沖些牛骨髓茶麵來吃，好不好？」

他們一齊點點頭，母親就去吩咐着，她只關照了過後就又走回來，殷切地問：

「這一陣好些了麼？」

「好得多了，——」他說，弟弟跟着接下去「方纔把脚和手都給凍麻了。」

「這地方眞兩樣，我們家鄉一年四季都不斷青草的。——」她說着微微仰起

頭來，『當然你們是不會知道的。』

『媽媽，咱們的家也下這麽大的雪麽？』

『不要說這麽大，連下雪也是少有的事。』

『那該多麽好啊！』

弟弟高興地叫起來，他也像是想到了些什麽事把頭微微地偏着，終於像乞求似地說：

『什麽時候帶我們回去吧，媽媽！』

『我早就想回去的，這裏不是我們的家，我也不願意要你們常在這裏住下去，你們的樣子，你們說的話，回到家鄉去沒有一個人聽得懂，我們怎麽能這樣長久住下去？』

母親一壁說着，一壁用手掌撫着他們的頭髮，弟弟更顯得嬌氣地把頭偎到母親的懷中。

「媽！我就願意我長大了，爸爸不再打我，爸爸也不大管我到哪裏去，我就騎一匹大馬，我會打仗，我要是有錢都給了媽媽。」

「不，不，不——」接着他又急劇地搖着頭接着說：「也要給哥哥點，哥哥，那時候你還和我打架麼？」

「孩子，你大了，媽也就老了！」

這樣說着，她輕輕地拍着頭頂，女僕已經把兩碗麵冲好了，端進來，他們一個人捧了一碗。

「小心點，可別燙着。」

母親殷切地囑咐着，就坐在床邊看着他們。金黃色的茶麵，冒着熱氣，香味一直鑽進了鼻子，他們親自高興地捧到嘴邊，突然沉重的脚步聲驚了他們，抬起頭來，就看到那高大的身形筆直地站在門口。

「爸爸！」

他們幾乎是同時喊出了口，立刻顯得呆了，一些時，我想到該走下床，就掀開被，不知道把碗放到哪裏好，脚還忙着去穿鞋。

『不要忙，吃點再說，你們剛煖和一點，你爸爸就要出去了，不用你們下床的，……』

母親一面急急地說着，可是父親却沉着臉，一句話也不曾說，他們仍然是慌慌張張地跳下了床。

『你們回來了！』

父親走到他平日喜歡坐的圈手椅上，陰沉地吐着每一個字。

他們『唔唔，』地應着，還點着頭。

『什麼時候回來的？』

『他們纔回來，我坐到床上。』

母親也有一點焦急了，搶着代他們回答；可是父親把臉微微一揚說：

『我問孩子們話，你不要說好麽！——我問你！』

父親指了小一點的張哥兒，儘管平時是那麽頑皮，每次在父親面前是只會紅臉，也說不出一句話的小傢伙。

『哦！哦……』

『說呀，問你話爲什麽不說呀！』

父親急了，拍着身邊的桌子，大聲叫起來。

『爸爸，媽媽說的對，我們纔回來。』

『哪個要你也說啊，你也學着搶話說！』

『儘逼孩子們有什麽好啊！』

母親說完了，急急地站起身走出門了，站在那裏的他們，兩顆小小的心更失去了憑藉，又像有不可耐的寒冷，如同埋在冰雪裏一樣。

父親坐在那裏，只眨了眨眼睛，就接着又說下去：

『回來了怎麼不先到我那邊去?』

『怕您已經出門了，就爬到床上，打算煖過一點來，就看您去。』

『眞是這樣麼?』

父親的聲音又突然提高起一些來。

『是這樣，爸爸!』

頭低下去，身子微微打着抖，像兩隻避貓鼠似地點着頭，兩個身軀挨着。

『可是誰叫你們回來的呢?』

『啊，——』

一齊微微仰起了頭，張開小嘴，却什麼也說不出來，還是大的鍊哥兒敢說話，就說：

『風大，雪也大，天太冷，街上沒有人——』

『我不要你說，璟哥兒你說來!』

被吩咐着說話的那個，只是把臉漲得更紅些，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快說呀，憑什麽不上學去？』

『我，我們去了的，——走了一大半，——又回來了，——哥哥，哥哥說太冷了，——走不動了，我們就跑回來。』

『回來不也是一樣的遠近麽，怎麽回家跑得動，到學校去走不動呢？』

『那，那那我不知道了！』

窘迫急了的孩子，費了許多力氣說過這一句話，就突然大哭起來。可是父親拚命拍了桌子一下，叫：

『你還要哭，快住口！』

被命令着強自忍住了哭聲；可是兩肩的抽動和鼻翼的翕動，是再也忍不住的。

『爸爸，路上還有凍死的人，電線桿子都倒了，我們再也頂不過去，纔回來的。』

他什麽也不顧了就急急地說出來，可是父親並沒有朝他向下問，還是對着環

哥兒說：

「他說的是眞話麽？」

「是的，都是眞的，我也要告訴您，我，我忘了。」

「不管怎麽說吧，不上學，總是不對的，一起來的時候你們就不打算去，到了走了一半又回來了，你們說，是不是這麽回子事？」

「不，不，我們不是不想去上學。」

「還想賴過去麽，好了，每人五板子，因爲你們逃學。」

「爸爸，我們沒有逃學啊！」

環哥兒又急急地哭出來了，他胆怯地號啕着，想着父親也許能饒過他們。

「你哭，就先打你吧！」

父親拉過了他的手，拿起木板在手心上接連打了五下，那個忍不住更大聲地叫起來。

『你記住了麼?』

『下次改過了吧?』

環哥兒只是點着頭，總到說：『好，你去吧。』就一鞠躬，轉過身去，一壁抹着眼淚一壁走了。纔逃出了門，坐在外間屋裏的母親就一手攬在懷裏，那隻發燒的手掌，爲另一隻溫柔的手撫摸着了。

房裏却正在對鍊哥兒執行責罰，五下打過了，他還是兀立着不動。不哭，也不抹眼淚，只是把另一隻手摸着那發紅的手掌。

到問着那每次都要問的話，站在那裏的鍊哥兒却是既不開口也不點頭。這好像惹起了做父親的更大的忿怒，就抓起手來，把木板像飛一樣地落下去。

母親三步捨兩步地跑到屋裏，奪下了握在父親手裏的小手，就急急地朝外間走去，她一面流着眼淚一面數說着：

『還不夠麼，眞要把小孩子打死！』

『你懂得什麽，孩子們總要管教的。』

『是啊，又不是江洋大盜，犯得着這樣狠心打麽！』

被她鏈着走出來的練哥兒緊緊地把臉貼在她的胸前，纔感覺到一點温煖，他好像早就被丟進了冰雪的堆裏，全身只是戰抖，他的心也冷下去。他沒有想到那是父親的斥責，也沒有想到那是父親狠狠地把木板打在他的手掌上，正像充滿了天地的無情的冰，無情的雪，還有那無情的風。他只有忍，只有挺這些折磨不能使他低頭，因爲他不覺得做錯了什麽事。

母親的熱淚澆軟了他，他也哇的哭出了聲，另外一隻圓圓的小頭顱，也鑽過來，蜷蜷地偎依在母親的胸前。在裏屋，往返踱着的脚步聲很清晰地傳出來。

一層冰，又一層雪，使人永遠也想不到有溶化的一天。

同根草

儘管從母親那裏聽過了不知多少次孔融讓梨的故事，從父親那裏時時被提醒早就知道了的兄寬弟忍的誡條，只有兩歲差別又同是十歲左右年紀的兄弟，却正是相打的好對手。常是玩得好好的，不知爲什麼急起來，各自有一張氣憤的小紅臉，終於是一拳一脚地開了場，這個的臉被抓傷了，那個的手臂被打靑了，扭在一處，遇到父親，是再來一番不多不少的責罰；遇到母親，由於衰弱的體質，既都不聽她的話，又拉扯不開，就憤然地坐在一傍低着頭垂淚。這時候緊抓着的手纔鬆開了，也不再叫鬧，靜靜地站在她的身邊，只呆望着，却說不出來一句話。

「都站到我這裏做什麼呀？」

在用手絹擦着流下來的眼淚的時候這樣問着，被問着的仍是呆了般地站在

那裏。

『眞不知道你們有多麼大的怨仇，像要打死一個纔甘心的。你們是存心欺負我，知道我管不了你們，好，等你爸爸回來的時候，我就替你們告訴一下。』

顯然事情是嚴重了，只有同時發出哀求的語調，說着千萬也不要給父親知道，還說着從此以後再也不會有什麽爭執了。

母親總是易於說動的，看到她的頭點了點，兩顆小小的心纔落到平地上。像是很親熱地牽着手從母親的面前走開，纔離開了，就許爲小小的緣故，又起了爭端。

天性上就有着顯着的差異，十歲的江哥兒是近於靜的，八歲的麟哥兒却是動的這一面。可是面貌上，他們却有極大的相肖，多少客人來了，會衷心對了母親誇獎着：

『您眞有福氣呵，這一對哥兒，夠多麼好呵，長得眞像一對雙生子似的……』

被讚揚着的孩子，正微笑地幷肩站在那裏，忽然一個的手指，指着另外一個的

腕子，正當母親譏涎地說着『有什麼福氣……』的一句，突然驚叫起來，母親的臉紅漲着，急急地問：

『什麼事，什麼事？——』

『他掐我，——』

『好，好，都滾出去吧，你們一刻也不給我安生的。』

被怒叱着走出來各自鼓着嘴，分頭走開了，氣得莫可奈何的母親只得說：

『您這可看見了，天天都是這樣，眞是多兒多女多冤家……』

覺得有一點窘的客人，也只好沒趣地說：

『孩子們都還小呢，長大了自然就好了。』

其實這一句話，早就在她的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影跡，每當爲了孩子們的關係深深地氣惱着的時候，就只得溫習着這句話來安慰自己。並不是兩個孩子的相打，還因爲一個孀居多年的二嫂的調唆，那個叫做江哥兒的孩子，儼然像她的孩子了。

騂哥兒呢，因爲一直是隨了祖母，就像是對祖母更好一點似的。由孩子們的口中，一些閒事傳了過去，那個嫂子是會說冷言冷語的，使她生着悶氣；孩子的祖母却能直接地爭吵，就是做父親的人回來了，爲了一貫的孝道，也不能問起眞的理由，只說着多忍耐一些吧。

「不都是我的孩子麼，怎麼回事呢，怎麼回事呢？……」

一面低首垂淚，一面自己暗暗地想着，到後就只得想到他們都還太小，長起來的時候自然不會像這樣。

無論怎麼樣想着，胸中的氣憤也是打了結，爲日常的生活和不良的體質所擾着的母親，爽性對於孩子們更失去興味了。做父親的有時也把孩子們叫到面前，訓誡着對母親該好一點，不許傳別人的話；可是一離開去，只是幾句甜言蜜語，父親的話就失去了所有的效力。

「你看，都是你媽媽要你爸爸說你們一頓，她恨不得要你爸爸打你一頓纔好

呢！——』

只是幾歲的孩子呵，立刻就覺得茫然了。可是那個伯母的話還不曾休止。

『——要是你伯伯活着就好了，媽媽也不能管你，爸爸也不能打你，他愛你們還愛不夠呢！他能帶你們到處去玩，西門臉，小河沿，什麼地方都領你們去逛，他活着的時候還養一隻小猴，你想，多麼有趣！』

那個長在祖母身邊的麟哥兒，只是承受着祖母不知所以的鍾愛。從父親受了些委屈回到祖母的房裏去，就一句話也不說哇的一聲哭了。祖母就急急地走過來，把他攬在懷中，叨嘮着：

『這又是怎麼回事？誰欺負了麟哥兒？』

他不能回答，只是嗚嗚地哭着。

『看，哭得這麼慟，告訴我，我替你去出氣。』

祖母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早把糖呵菓呵地塞到他的手裏和嘴裏，哭聲停了，幾

說出來：

『爸爸說了我一頓。』

『爲什麽爸爸說你呢？』

『也不爲什麽，就是說不要東學舌西學舌，媽媽爸爸說的話，不要說給您聽。』

『好，好，我早就知道，都是她……』

離是五十幾歲的祖母，火氣一點也不少，把一張毛巾丟給他擦擦臉，自己就氣冲冲地出去。他知道又惹下了事，一顆小小的心洞洞地跳起來，就悄悄地鑽到床上去睡了。

第二天，乘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溜到母親的房裏去看，一眼就望見了母親哭得紅腫的兩隻眼睛。看見走了進來的麟哥，她一聲也不響地把頭轉了過去。

『媽媽，媽媽……』

儘是叫也不回答，一顆自知犯罪的心，像秋千一樣地在胸中擺來擺去。

「媽，您不理我了，……」

來結束這句話的是從衷心發出來的哭號，母親也就淌着淚把他摟在懷裏。

「來到你們這一家就受氣，上一代中一代下一代，到了你，我自己的孩子也來折磨我……」

母親是一邊流淚一邊說的，他也哭着插嘴：

「饒過我吧，媽，下次再也不敢了。」

「誰知道呢，我的苦命要到哪時纔完？誰想得到我自己生養的也去幫着別人。……」

「媽，您別再這樣說了，真也不敢了。」

「記着，孩子，誰是你的親骨肉，不要聽別人的離生。還得要跟哥哥和和氣氣的，不許再打架，省得趁了他們的心願，看淸楚了，這纔是一根樹上的呢」

麟哥兒不知說些什麼好，只是唔唔地應着，頻頻地點着頭。

果然母親的話有了些用處，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兩個孩子手牽手地來到她的面前，從母親那裏各人領得了一份糖菓和一個摯愛的吻，就放下書包，檢出習字的紙筆墨，又手牽手地跑到客廳去了。

自從入了學校父親就爲他們規定每天下學要寫兩頁大楷，六行小楷，每月底由父親來評閱，若是有不用心的地方是要責打的。

因爲平日總是加上兩窗，客廳常顯得十分陰暗。無知的僕人，早在閒暇的時候把鬼呵怪呵的故事告訴過許多，所以一個人的時節，怎麼也不敢走進去。

從灑滿陽光的庭園跨進去，一下是黑黝黝什麼也望不見的，漸漸地纔看出來哪裏是几哪裏是椅，迎門的牆上還懸了一幅鍾進士像的中堂。兩顆小小的心，平日早爲這一切鎮攝住了，每次雖是一同走進去，儘是快快地趕完，不只自己跳出來了，還能把另一個留在更可怕的境地中也値得自喜。

這一天却不同了，兩個人安閒地磨着墨，逗喫着母親纔給的糖菓，隨後都很用

心地寫着字，麟哥兒先寫完了，就坐在那裏等着江哥兒，看到他的墨不足用，就把自己餘剩的送過去。（在平時都是一點也不能通融的）等到江哥兒寫完了，收拾好文具，又一齊走出來。

『你愛媽媽麼？』麟哥兒問着。

『我愛，你愛麼？』江哥兒又反問着他。

『我也愛的，我們都愛媽媽，我們不能再給媽媽氣生！我們再也不能打架。』

『是的，我們再也不打架。』

一面說着一面江哥兒從衣袋裏掏出來方纔喫剩的糖粒，往時要故意惹對方嘴饞的，這一天卻大大方方地送過去了。

『你不是喫完了麼，這個我給你。』

『我不要，留着哥哥喫吧。』

『我還有呢，我們都有得喫。』

不止是嘴裏有着甜蜜的滋味，兩顆小小的心也都是甜蜜蜜的了。一邊走一邊跳，還沒有忘記唱着『春之花』的歌。

兩個人故意走到母親的面前，雖然不曾出口，心裏却是說：『媽，您來看呵，看我們兩個多麽好！』

就是沒有說出來，做母親的人也知道怎麽樣來給他們一點鼓慰。她就迎着他們走過去，要他們兩個像小羊似地一齊偎依到她的懷中。

『這纔是我的好兒子們呢，你們的字寫完了麽？』

『寫完了，我先寫完的，等着哥哥寫完了纔一塊兒出來。』

『本來是麽，和和氣氣的，弟兄如手足，怎麽樣你們也是同根生出來的。』

纔這樣說過了的母親，眼睛就濕潤起來，爲了欣悅流出的眼淚呢，這是一顆柔弱的心，禁不起一點情感的波動流出的眼淚呢？只是這一節短短的時間，好像有許多話都已說出來了，不再悶在自己的心中。這溶化了幾十年的苦辛。

『好孩子們，自己去玩吧，再過一會兒就要喫晚飯了。』

聽從了母親的話，兩個又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一眼望到了立在客堂背後的木刀木槍，麟哥兒一面跑過去拿了一把木刀，一面叫：

『哥哥，你拿一根槍吧。』

對於這些，江哥兒好像幷沒有什麼興趣，只是因爲弟弟這樣說了，就不得不走過去拿了槍。心中却在想着：『弟弟要玩，當然我要陪陪他。』

『哥哥，你來扎我，我來擋。』

『不，不，你看這房子裏這麼多東西，怎樣玩呢？我們還是去下五子棋吧。』

『我不要下棋，我下不過你，我們還是到院子裏去。』

兩個人一先一後地跑到院子裏，在花池的邊上就耍了起來。在這種游戲上，江哥兒顯然是不濟的，他不止遲緩，還笨手笨脚。可是不知怎麼樣，一槍却戳到麟哥兒的身上。

『怎麼，你眞給了我一下？』麟哥兒站定了，把眼睛睜起一點來問。

『我沒有看見，我不是故意的，你看我的槍這麼長，使着一點也不靈便，你傷了麼？』

『好，好，——』麟哥兒一點也沒有想到他好意的問詢，只是不快地回答着：『我們再來！』

這一次，等着江哥兒的槍纔一伸，麟哥兒用木刀就撥開了，順着槍桿上去，把刀一揮，正砍在那個的手背上。那個嘤喲叫一聲，把手鬆開了。

『你怎麼砍我一刀？』

『我也不是故意的。』

麟哥兒得意地回答着，把臉微微地仰起一些來，看着天。

『你怎麼說不是故意的呢，明明你跑上來——』

『活該，誰叫你戳了我一槍！』

「那我不同你玩了。」

「你沒有膽子，算不得大丈夫！」

「好，你駡我，我也不怕你，我們就打吧！」

方纔母親的話，像一縷烟似地吹散了，兩個人各自揮動起來手中的武器，這個打了一下，那個必着實地回一下，到後都丟了傢伙，趨到一起，在地上翻滾着打起來。

從窗口裏望見的母親，急急地跑出來，臉都氣白了，也不知怎樣好下手拉開他們。

「你們是想打死一個麼？我的小祖宗們呵！」

祖母和伯母也都走出來，正在這時候，父親也回來了，只是一聲怒叱，他們就都鬆了手站起來。兩個都沒有是非曲直地哭起來了，也許看到父親回來，想到逃不開的一頓打，纔恐懼地哭着。可是父親不會就這樣被打動的，用着嚴霜的語調吩咐：

「都給我滾進來，看我怎麼樣能管好你們！」

不和原不只是由於惡意的調唆，兩個不同的個性該是更重要的成分。麟哥兒雖是弟弟，却有一副健壯的體格，緣於好動，就從也不肯在房裏多停一下的。院裏西牆下的一顆大柳樹，每天至少也要抽空爬上去一遭，那總是乘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他會從樹上跨到牆上去，從牆頭又上了房，在房脊上像平地似地走着。有的時候却爬到樹頂上去，把上面一隻鳥巢也打翻了，入夜就靜聽老鳥歸來慘覩巢破雛亡的哀鳴。像這樣的事他不只做過一次，他還會從樹上砍下一根枝杈，修成一個拐杖，還告訴祖母是可以避鬼怪的。

有一次正當他跨上了牆頭，就瞥見了歸來的父親，只一跳，跌到地上，腿脚倒沒有受傷，鼻樑正跪在花池邊的磚尖上。立刻血就湧了出來，臉變成灰白，再也爬不起來。父親看到了，什麼也不顧的抱起他來，一直送到醫院去。那要他睡了半個月，還留給他一個小小的疤痕。事後父親還警惕地說：

『眞是萬幸，再傷得深一點，就沒有法子救了。』

那個江哥兒呵，什麼就都不同了，一直他就是那麼一個歡喜夢想的孩子。當着閒下來的時候，他時時用手托了自己的下頦不知在想着些什麼。那也許是近黃昏了，成羣的烏鴉自東而西地飛了回去，在那黑壓壓的飛鳥的頂上，夕陽閃着最後的光輝。他愛這點光，雖然烏鴉的鳴叫使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悽惶。他想到的是當這鳴聲靜止了，天就要黑下來，使他担心的是也許黑夜漫長到無邊的時日，不再有白晝，不再有太陽。

他還歡喜書的，從父親的房裏不知怎麼找到了一部三國演義，像得到了什麼珍貴的寶藏似地，就是有那麼多不認識的字，也要生澀地讀下去。到晚間，他要把所有的書放在枕邊，睡到被裏也還要讀的。到了一雙眼睛十分疲乏了，就放下書本，只要有一分力量能張開眼睛望望，他也不會放過，因爲他又想到了：『是不是我睡了就永遠也不醒轉來？』

他逗愛雨的，每當下雨的時節，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蹲在院中木桌的下面，逗把油布在四面遮好。他愛聽雨點打着桌面，打着油布，打着積水的聲音。而且在桌下，是他一個人安謐的小天地，他是那麼滿足地蹲在底下，就忘記了時間久了頸項的酸痛。

但是爲那個管着他的伯母發見了，就用嚴厲的的語調禁止他，有的時候爲了更妥當些就取下了他的鞋子，只要他站在窗下的軟椅上看着外面快樂的雨景。他的嘴裏會低低地哼着：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可是這時候呢，玩皮的麟哥兒也許跳着脚在院子裏跳來跳去，看到他立在窗前，便把脚朝這面一踢，污泥的點子朝了他的臉撲來，正待閃躱，却明瞭了早已落在玻璃窗上。

那個滿意地，嘻嘻哈哈笑了。

「二娘您看他把玻璃都弄髒了。」

「下來，不理他，到這邊來看書。」

「可是我的鞋不在這兒呀！」

「好，好，我拿給你，只要你不跑出去就是了。」

那個二娘，由於年青的時候就死去了丈夫，性情成爲乖僻。她忌妬別人的圓滿，每自當了別人都快樂的時候她忽然哭起來，說是想起了丈夫，其實是引起別人的不快纔自滿足。有的時候她自己守在房裏，便把窗簾都拉了下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做什麼；她并沒有事做，不過是抽着烟在黑暗中閃着一雙發亮的眼睛。她還有十二分的自私心，從來也不想到別人，她愛江哥兒不過是貪圖她更老了的時候，他會像她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孝順她。

而且她的眼淚是比什麼也來得快，她用那些牽住了一顆天眞的赤子之心。

到下學的時節，江哥兒必是先和這個孩子來到他的家，在這裏再等着麟哥兒來，一同纔囘到家中。

在這裏，友人的父親會領了他們兩個到門前的廣場上去放「臘嘴」㊀把鳥從籠裏取出來，放到空中，再拋上去一顆小彈，它纔啣住了的時候又拋出去第二顆，兩顆都啣住了，又飛囘手掌裏，吐出小彈，換取一些食物。若是沒有啣住，它就飛到牆頭上，電線杆上，像是十分慚愧似地不肯飛囘來，那要吹着哨纔能引到手掌上。還有一隻百靈，會學貓叫和許多不同的鳥鳴，那個小花狗更狂了似地跑來跑去，丟出去些什麼，它立刻就能啣囘來。

總是等到西邊揚起一陣烟塵，夾了雜沓的脚步，一直到他們的面前停了，纔看出來那是麟哥兒和他的一羣學伴。這時，小花狗藹怒地吠着，百靈也呆了，臘嘴這一

㊀ 一種鳥，專會啣彈子的。

吓把兩個彈子都沒有接住，飛上路傍大樹，怎麼招呼也不肯下來。那些孩子們每人都有一張泥汚的臉，恰像走了七八十里的旱路。

『你看你，臉弄成這麼個樣子，快洗洗去吧。』

江哥兒埋怨他，可是那些學伴露出訕笑的樣子，嘈雜地哄起來：

『噢……這麼大了，還得挨別人的罵！』

麟哥兒的臉立刻紅漲起來，他就不服氣似地爭着：

『還什麼你管我，我的臉不乾淨，害不着你的事！』

『好，我不管你，看你回到家裏——』

還沒有等他說完，麟哥兒已經起始移動脚步朝着那家的大門走了。江哥兒和他的朋友跟在後面，朋友的父親收了鳥，架了兩個籠子，隨在他們的後邊。那條小花狗一面走一面叫。

那些孩子們就站在那裏一面拍手一面哄，惹得那隻小狗時時掉轉身去朝着

他們吠，不知哪個拋了一個小磚頭，把狗打得嗥嗥地叫着跑掉，還擂到朋友父親的脚踝上，他急起來，放下鳥籠，轉過身去追趕，那羣孩子們四散地跑開了。

『你這一身的土，怎麼弄上去的？』

同到友人的家裏，驎哥兒洗着臉，江哥兒就爲他拍着。突然發現了他臉上的一條劃傷，就驚異地問：

『這又是怎麼回事？』

『方纔我們截住了「小老鼠」揍了他一頓，沒想到他搔了我一把。』

『你們幹什麼要打別人，人家也不招惹你們。』

『他們都說他不好，我也摸不清，糊里糊塗打一頓，八成他明兒個還要告老師。』

『他們幾都不是好東西，你不能再跟他們玩，——』

『幹啥你駡他們，——』

「哥哥說的話也對，」朋友的父親把鳥籠掛好插嘴說，「那羣孩子們沒有一個好的。」

麟哥兒沒有話說了，匆匆地洗完臉，一刻也不躭擱，隨着告辭走了。在路上，他們沉默地誰也不說一句話，回到家中，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中。

晚飯的時候，父親發現麟哥兒的傷痕了，就嚴厲地問着：

「臉上的傷是怎麽來的，是不是又和別人打架？」

「不，不是……」他回答着，他的嘴變成異常地拙笨。

「你說，江哥兒，他那是怎麽回事？」

父親激怒的眼光倏然轉到江哥兒的臉上。在那裏面他還看出來：「你得告訴我，你要是也騙我，連你也受懲罰的。」

「他沒有打架，踢球的時候誤傷的。」

「你是說真話麽？」

「我是說眞話。」

「看你要再和那些野孩子一樣跟別人打架，我會打斷了你的腿！」父親又兇狠地朝着麟哥兒說。

「好了，好了，喫飯的時候也不該管教孩子，看做了終身的毛病。」也在那裏喫飯的祖母有些不耐煩了，也因爲被說着的是麟哥兒，她纔這樣說着。

當着晚飯以後，他們都走出來，麟哥兒就偸偸地和江哥兒說：

「我知道，你朝爸爸說的，咱們明天下學見！」

「我怎麼給你說，我不是替你遮過去了麼？」

「那活該，我不聽那一套，咱們明兒個見就是了！」

第二天下學後，江哥兒還是像往常一樣地和他的朋友走着，他們是手牽手地走着，已經轉上了朋友的家的那條街，突然有一個人從後面跑了來闖開他們牽着

的手。他們都愕然地站定了，就看見後面還有四個跟着，那裏邊也有麟哥兒。

那個闖過去的人并沒有跑開，他反又轉回身子，瞪着一雙大眼睛，像小牛似地朝他們望着。他們一下就認出來，那是外號叫熊瞎子的黑回回。

「你們不服氣怎麼的！」黑回回眞像狗熊似地向他們吼，後邊的四個也氣勢洶洶地湊上來。他們的臉氣得紙樣白了，鍊哥兒抖顫着聲音叫：

「憑什麼你來撞我們？」

「撞還是好的呢，不服氣就幹一架。」黑回回說着，就拿肩膀撞了江哥兒一下。

「那你們也不能白欺負人，——」

「甭費話，小子們，打傢伙吧。」

在這聲號令之下，那三個也跑過來，兩個抵一個，兇猛地打過來。麟哥兒彷彿有點呆了，他就站在那裏，連動也不動。他的心跳，不像是跳，好像拳頭搥在上面。他簡直想哭。

「喂，你在那兒幹什麼呀？還不上手？」

黑回回叫過，猛勁地向江哥兒的身上撲過來，立刻把他推到地上，正把身子壓上去，突然有一個人抓住他的脚，不只拉回來，還着實地扭了一下，筋骨像脫了節，又一攢，扔到地上。

「怎麽你，你打起我來了？」

「不打你留你喂狗，憑什麼你欺負我的哥哥，少說話吧，小子！」

麟哥兒說着又一拳打向黑回回的臉膛，擊破了鼻子，流出鮮血來，扒到地上哼哼唧唧的。

「好小子，你毀我！——」

麟哥兒又猛地朝他身上踢了一脚，就只有呻吟沒有說話的精神了。江哥兒早已從地上爬起來，正和另一個纏着打。

「哥哥，用不着懼他，他是個熊旦！」

一面嚷着，一面却加進了那邊兩個壓住一個的局勢。他先拉下來一個，使個脚絆，就摔在地上，另外又拉起了那個，江哥兒的朋友就勢站起來，猛地就把那個摃倒了。

『打吧，小子，看你怎麽樣！』

麟哥兒又朝那個和江哥兒扭在一起的孩子叫，那個孩子看着勢頭不對，掙脫開就急急地跑了。麟哥兒一邊跺着脚一邊喊『追，追。』回過來一看另外兩個也跑掉了。只剩下黑同同一個躺在路上，還不斷地哀叫。

『小子，甭怕，我們不像你，以多欺少。爬回你家抗頭養傷去吧，好了的時候咱們一個對一個地幹。』

麟哥兒頗有路數地朝睡在塵埃上的那個說，那個的眼睛不再睜得那麽大了，流出的鼻血，沾了許多灰土。

江哥兒和他的朋友都有點異樣了，身上也沾許多土，臉仍然是白的，嘴唇却微

微打着抖。

他們三個一齊走向那個朋友的家，在路上，江哥兒忽然看見了麟哥兒手腕上的皮傷。

『我還不知道呢，』麟哥兒還是很得意地說，『你告訴我纔着實覺着有點疼。』

『我有手絹，先替你綁上吧。』

『不，等到了家我爹有藥，搽上點再綁。我眞想不到你還敵得住黑回回。』

『那幾個我不惱，黑回回比我的勁大。今兒個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的勁也衝，先把他傷了，就不怕什麼。』

『在家裏你和我打急了也沒這麼猛過。』

『那當然不同了，我下不去手——跟這些小子們我練出來了，我使的脚絆還是武術教員教我的呢。』

麟哥兒說着，就用另一隻手掌把手腕上涔涔滲出來的血抹去。他們已經走進

大門，那個父親早在院子裏等着他們，看到他們的樣子，就喫驚了，急急地爲他們舀水洗臉，上藥，拍去衣服上的灰土。

「本來是麼弟兄總得義氣，這纔是漢子呢，走，外邊去，看我的鳥打三個彈子！」

等他們都弄完了那個父親就大聲地說，帶着他的鳥他的狗又到門前的廣場去，他們三個隨在後面手牽着手，麟哥兒低低地向江哥兒說：

「哥哥，哥哥，爸爸知道我和野孩子打架敲折了我的腿怎麼辦？」

「那我背着你，背你一輩子。」

從心底湧了上來的笑，在三個孩子的頰上各自開了一朵花。

小花

算是一個中學的學生了，那時候他纔只是十三歲的孩子。學校是在城的西郊，家卻在近北的城脚下，爲了不必每日的奔波，他就不得不寄宿在學校裏。對於幾年來從也未曾離開過母親的他，眞成爲一件要克服情感的艱苦工作。

『記住了，——』母親親自打點好了一切用品後和他說，『你不再是一個孩子了，進了中學就成爲大人；在學校裏不許和別人吵架，飲食要小心，睡覺的時候不要貪涼，要好好用功，可是，可是也別過力……媽媽不能永遠跟着你的。』

一壁諦聽着，一壁唯唯地應着，等到母親說完了話，他深深地鞠躬告別的時候，就再也忍不住包了眼睛的淚，爲了不使母親看到，轉過身就急匆匆地跑出去了。

馬車已經停在門前，什物早由僕人們搬到車上，故意裝成昂然的樣子，坐上車

去，車夫纔揮動着鞭子，他就說：

『等一等，我還有點事。』

還侍候在門口的僕人趕緊接過來說：

『您是忘了點東西嗎？您告訴我，我給您拿去。』

『不，不。你不成，我得自己去。』

他又從車上跳下去，三步併一步地跑着，一直跑到母親的房中，正自呆呆地坐在那裏的母親，像是在想着些什麼，略為他所驚了，就急急地問着他：

『有什麼事，你是忘了些什麼？』

跳進了母親的房中，就忍着氣喘，兀自站在那裏，把眼睛貪婪地望着母親，心中卻想着自己該是四歲或是五歲，那麼可以爬上母親的膝頭，偎在母親的懷中。

做母親的人好像看出些什麼來了，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那有一點抖着的嘴唇，還有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就不說一句話，用一隻手摟了他。在胸前她覺

出來一些熱烘烘的感覺。

『好好去吧，到星期六就可以回來了，你要喫什麽，早點告訴我，我可以關照他們替你做。』

可是他一句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靜靜地，還想忍下去輕微的抽噎。

突然間他離開了母親的懷抱，又跑了出去，這一次他跳上了車，就催着車夫快些走。當着車子已經移動的時節，他頻頻地回過頭去，望着隱在樹後的家門，到轉了彎，他纔頹然地垂下了頭。

到了學校，車夫把什物搬了下去，還恭敬地問着：

『少爺，您還有什麽事吩咐麽？』

像深思似地站在那裏，好像有話要說出來又說不出口，終於只說：

『回去告訴太太，我在這裏很好，不要太太惦記。』

車夫一面應着，一面坐上車去，又起始揮着鞭子。馬揚起蹄子，車輪也起始轉着，

他像是被留在完全陌生的所在，茫茫地望到再也望不見的時候。

晚飯後，一個人在校園裏走着，耳中像是又響着母親的聲音，眼睛不自主地溼潤起來，為了一點點的羞赧，他不得不低下頭去。

太陽漸漸地沉下去了，人的影子和樹的影子也愈瘦長了。顯得園子是大的，人也都是大的，自己卻非常小，小得像是不再存在一樣。高級的舊學生，恣意地笑着，鬧着，用高聲問詢着分別時的日子；他的心感到十分空虛。那些影子像是在他的心上覡來覡去，他很恐懼，怕着當夜來了，他一個人被丟在這生疏的園子裏。他記起來更小的時候夏夜睡在母親的身邊，總也不敢閉起了眼睛，生怕母親要丟開他，再也不來看他。

在天上燃燒着的雲，由紅的顏色漸漸變成紫色了，由紫色又變成了烏黑，夜的影子就鋪了下來。他獨自坐在校園裏的長椅上，空空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終於自然而然地躺下了，是臥着，把兩隻手平放在腦後。滿天的繁星美麗地映着眼睛，他重復

像是聽到了母親的指點，哪一顆是牛郎，哪一顆是織女；哪兒是金星，哪兒是北斗。一些孩子的夢，一些記憶，都在他的腦子裏重生起來。他記得那時他問過母親什麼時候母親能帶他到星星的上面，他要去看牛郎，和那一隻金牛，還有失去了母親的兒女。

他正自想着的時節，突然有陌生的聲音響起來：

「這是誰呵，躺在這裏，回宿舍自修去吧。」

他驚慌地跳起來，黑暗中他只看到一張瘦瘦的臉，還有像鬼火一樣的眼睛，他就頭也不回地，逕自跨着大步走了。一個被他疏忽了的花盆，幾乎使他跌下去，可是他仍然是什麼也不顧地走去。

他直進宿舍，十分膽怯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切的聲音和話語，對他都是陌生，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們爲新奇的事物所吸引住，他只覺得空漠，空得像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存在。

四面粉白的牆壁，和三張不相識的臉，就更增重了他的不安。那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弟兄，還有一個是相識的，就只有他是孤單的一個。他呆呆地張望着，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他氣悶了，一下就伏到了牀上。

新的被單和新的枕頭都發散着不熟識的氣味，而且這時候，也沒有一隻溫柔的手輕輕撫在背上或是頭上，問着，「孩子，有什麼不舒服了呢，為什麼要這樣？——還是有什麼不高興了麼？」

一個聲音卻是在他的耳邊吼着：

「這是自修的時候，不能睡覺的！」

猛然地他擡起頭來，看到一個猴子樣的人。他的嘴脣上面疏朗地長着些根鼠鬚，不時地用手指捻着抓着。

纔見到那隻爪一樣的手伸下來，他自己就霍地爬起來了，走近書桌前坐下。等着那個人滿意地微笑着走出去，他就把頭枕着放在桌上的手臂。

時間是想不到的漫長，好像靜止了，他把母親特意爲他買來的鬧鐘放到桌上，一下一下地數着。好容易纔挨到了下班的鐘聲，他就急急地睡到牀上去。

人聲更高起一些來了，脚步在地板上雜沓地踏着，連板壁都微微地震動着，心是再也安不下去。突然間他有着爬起來穿好衣服回到家裏去的心念，但是他想到學校的門怕是早已上鎖了，母親的話又清晰地響着：

「——好好讀書，媽媽會更愛你的。」

依了往日的習慣，他拿起早就放在枕下的書讀着，到了每個字跳出了行間，只是模糊的黑點，不復有字的形狀，他的眼睛再也張不開來，書本就從手裏溜了下去。

「媽，明早七點鐘叫我呵。」

他下意識地喃喃着，他忘記了是不是有回答的聲音和一隻温暖的手輕輕撫弄着他的頭髮，他是睡着了。

夜裏，他夢見自己在曠野中行着，沒有草，沒有樹，也沒有生物。一片茫茫的沙土

使他極力遠眺也望不到邊沿。他只能回過頭去看着自己踏過來的脚印，但是一陣風掩沒了它們，也吹迷了他的去路。他驚恐地叫起來，卻叫醒了自己。爲恐怖之感所襲擊，他低聲地叫着媽媽。很快地他就想到這不是家裏，也沒有媽媽睡在這間房裏。

『喂，喂，你醒了麼？你爲什麼叫一聲呢？』

在黑暗中有這樣的話響着。

『唔，我做了一個夢，你也做了一個夢麼？』

他回答着，輕輕地轉着身子。

『我沒有做夢。』

『那你怎麼也醒過來？』

『我一直也沒有睡成。』

『你，你也是有一點想家麼？』

『不，我從九歲就出來了，五年也沒有回家一次，我很難記得我的家。』

「那你爲什麼也睡不着呢?」

「三年前的今天，我的母親死了。」

那個聲音說到這句低沉下去了。

「聽你的語音不是這裏的人呵。」

「對了，我是四川人，離開這裏有幾千里。」

「那你怎麼出來?」

「船，輪船，騎馬，坐轎子，有的時候還要跑路。」

「你的母親怎麼能捨得你出來呀?」

「不是爲的讀書嗎? 媽媽說過把書讀好了，什麼就都好了，再不怕叔叔來欺我們，還有一個遠族來霸佔我們的田地。」

「你的父親呢?」

「我纔生下他就死了，我只有一個二十歲的哥哥，在家裏管事。」

『你不想你的媽媽麼?』

這近於愚蠢的問話卻沒有得着回答，過了一些時候，他聽到了低微的飲泣的聲音。不知爲了什麼，他的眼睛也溼潤起來。

更柝和犬的吠鳴在遠處響着，沒有關緊的水管滴着水，那個鬧鐘像是更響亮地走着。他的心紛亂了，睡意早已不知道散到哪裏去。

他先靜下去他的心，什麼再也不想念，隨着就數着數目，從一到百，到千；可是像失去了往日的效驗，他的眼睛仍然是大張開着。

『這可怎麼辦呢，明天還得早起。』

他的心焦灼起來，翻轉着身子，若是在家裏，母親一定要問着了：

『隸哥兒，爲什麼還不睡呀?』

她也許要輕手輕腳地走下來，看是熱着了或是涼着了，再不摸摸頭額，看是不是在發燒。但是，那時候，他知道，沒有母親在身邊；想到方纔和他說着話的孩子，就覺

得那是更不幸的了。他心中想着：

「明天我一定和他說，我的媽媽也是他的媽媽，要他星期天也到我的家裏去。」

終於他又睡着了，第二天的早晨很早就醒了來。他仍然覺得很疲乏，睡在身下的牀像鐵一樣的堅硬，他更清醒些，他纔知道不知在什麽時候從牀上滾到地板上，就在那上面睡着了。他的臉有一點熱，怪難爲情的，好像別人都還沒有醒轉來，就急匆匆地爬到牀上去。

當着他睡到牀上，就看到其餘的三張牀，有一張已經是空了。

這時窗外的陽光正撲到臉上，總也是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了，堂役正躡手躡脚地提着水壺。他的心中卻在想着：

「母親這時候醒了沒有呢？」

麻雀細碎地叫着，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鋪在窗上的樹影，輕輕地顫着。

『母親該起來了，』他想着，因爲他想到每天早晨工廠汽笛叫起來，母親就要走下牀來吩咐着僕人們做東做西了。

『爲什麽她要這麽辛苦呢？』

卽使仍是孩子的他，也爲這問題苦着。他時常在夜中醒來，聽到母親睡中的呻吟；可是母親從不想到休息，什麽大事小事都要經她的眼或是經她的手。

他正在想着的時節，門輕輕地被推開了，那個很早就出去了的同室現在走回來了。看到他，他微微地笑着。

那是一個乾瘦的孩子，皮膚很黑，頭髮翦得短短的，好像是纔從操場上回來，只穿着短褲和背心。

『你起得這麽早。』

『我每天都這時候起來，我練跑，我還打球。』

從說話的語音上他聽出來這就是昨夜裏和他說話的那一個，他就問着：

『昨天夜裏，那——那是你吧？』

那個點了點頭，他的心卻爲喜悅抓住了，立刻就接着問：

『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麼？』

『我叫程佳生，你呢？』

『我，我的名字是張棶，我是新學生。』

『我不是，去年我就在這裏考試的時候病了，今年還得從頭讀一年。』

『那我們是同班了。』

『不，不一定，你是幾組？』

『我是六組，你呢？』

『眞巧，我們是同班也同組，我們就可以在一個課室裏了。你的座位佔好了沒有？』

『我還不知道呢。』

「我多佔了一個，就給你吧，我們兩個同座。」

因爲他說話用着平常的聲音，程佳生就告訴他：

「喂，沒有起牀之前不能那樣說話，必須壓低了聲音，像我這樣，要不齋務先生要說的。」

「我有許多事都不知道，你得常告訴我。」

他說着的時候臉微微紅起一些來，可是這時候，晨起的鐘聲已經響了。從宿舍的一端，也有一個室役像響應似地搖着銅鈴走過去。

不像方纔那樣安靜，人聲嘈嘈地響着了。同室的兩弟兄也伸着懶腰，張開眼睛，一可是他們並沒有坐起來。

「你看，現在就不要緊了，只要不是亂嚷亂叫，說多麼大的聲音他們也不能再管。」

程佳生一面說着一面從牀下取出臉盆，就又向他說：

『我們一塊去洗臉吧。』

『好，好，——』他一面應着，一面披起一件短衫。

門又開了，一個穿得很整齊的齋務先生走進來，向着那兩個還沒有起牀的弟兄說：

『怎麼還不起來，不能這樣懶呵。你們沒有聽見打鐘搖鈴麼？』

那兩弟兄聽到第一句話就霍地坐起來了，那個人一直說完了，纔滿意地捻着鼠鬚走出去。跨出了一步，又站住了，轉過身來：

『記着，聽見鈴聲就得起來，你看你們的同屋，不是都早起來了麼？』

被說着的時候，臉又紅起來，低下頭去，程佳生卻像是什麼也不在意的樣子，招呼他一同到洗臉室去。走到外面，就對他說：

『他們就知道嚇新學生，他的外號叫老鼠精。』

『怎麼先生還有外號呢？』

『先生總有外號，每人都有一個，剛纔的那一個還叫活猴。』

『爲什麽這樣叫他呢？』

『你不看見麽，他的鬍子像老鼠，他的樣子像猴。我還有小老鼠呢。』

程佳生說着，放下了臉盆，彎着一隻手臂，在上半部就有突起的肌肉。

『你看，它還會跑呢！』

稍稍動着，那肌肉就上下地移動，他們一齊高興地笑了。

『我沒有想到你這麽瘦還能有肌肉。』

『這都是練出來的，你要是願意，和我一樣早起就練，三個月保你也有了。』

『好，好，——』他高興地應着，『我明天就起始，你記住了，起來的時候不要忘記來叫我。』

因爲和程佳生相識了，不只補起來一部的寂寥，而且還給了他許多方便。在那麽許多座房屋之中，有了程佳生的領導，他可以很容易到了飯廳，到了課堂，乘了一

點餘暇，他還被領着在學校裏走了一次，對於這陌生的所在有了概括的觀念。當着他檢點着書物去課堂的時候，程佳生還告訴着他要把這上半天的書物都帶了去，打了上課鐘，宿舍就要上鎖的。

這一天他上了六小時課，立刻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他的心上浮起來，因爲教授每一門科目的教員在解釋或說明這一種課程時，都要把那一門說成最要緊的。他沒有法子明瞭，他在下課的時候去問程佳生，他也只搖着頭，說是不懂爲什麼。

『管那些個幹什麼呢，只要我們讀書，考得及格就是了。你不記得，明明是買爛桃子的，叫賣的時候也不會有一個爛字。』

像是什麼都明白些似的，程佳生發表他個人的言論，隨着就邀他到操場去打籃球。

『我一點也不會，我從來也沒有玩過。』

他有一點退縮地這樣說，可是程佳生卻說：

「那怕什麼，就學起來好了，到學校裏來就是學的。」

被這樣說着他也只得去了。

這一整天，比昨天那一段時間還容易消磨些，喫過了晚飯，再聽到鐘聲，他就同到宿舍裏去自修。因爲沒有什麼要預備的功課，他正好把買來的筆記本一筆一畫地寫上自己的名字，而且把每本新買來的書也仔細地封好包皮。然後又用小刀，把鉛筆都削得尖尖的。就這樣子，兩點鐘的時間，迅速地溜過去了。

到熄燈之前，他又告訴了程佳生不要忘記明天早晨叫他。

爲了疲乏他很快地睡着了，好像睡了不久的時候，耳邊就有人叫着：

「起來呀，時候不早了。」

他強自睜開眼睛，就看到程佳生正把嘴俯向他的耳朵，和他說着。他的身子好像沒有力量離開那床鋪，忽然想起來了，就立地坐起來，頭腦哄一下子，幾乎像要昏了過去。

怎麼樣，『要同我一齊去跑跑？』

『去，去，——』

他說着就下了床，又問着：

『就這樣子去？』

『可以，早晨沒有什麼人看見。』

隨在程佳生的後面，他們就走向操場。雖然是夏末的天，早晨也有沁涼的風吹着，昨夜的露水，帶了草的香氣，蒸散到空氣裏，他深深地吸了兩口，叫着：

『早晨眞是好！』

到了操場，空氣像是更清新一些。有的人在那邊跑跑跳跳，有的在拿了書本高聲朗誦。他想着，如果他不早些起來，怎麼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天地呢？

『你今天只能跑一圈，要用脚尖，不能張開嘴，用鼻呼吸。你隨着我好了。』

程佳生說完了，就起始跑起來，他隨在後面，依照程的話，跑過了一圈，程就告訴

他停下來。

『不，不，我覺得很好，至少我還可以跑一圈。』

他一面說，一面隨着。跑過了兩圈的時候，他就張大了嘴忍不住氣喘，心急速地跳動。他停下來，眼前有一點，黑，還冒着金花，他還有一點想嘔吐的樣子。他什麽也不顧，就坐在露水還過的草地上。他極力使心安下去，他再沒有一點力量來挪動他的手脚和頭頸，他想着能一步也不動就睡到床上去。

『怎麽回事？』

程佳生跑過了三圈就來問着他，沒有等他的回答他就說：

『我知道，你不該跑這麽多，要一點點增加，好，我們回去吧。』

程佳生扶持着他一路回到宿舍，他覺到那麽一個瘦小的身材，卻眞有點力量。

到了星期六，纔打下課鐘，就急速地向着校門跑去，家裏派來的車，早已等在那

裏了。只是一看到家裏的用人，一點溫情就湧了上來，他坐到裏面去，還問着這些那些。他突然想起來程佳生，記得自己答應過請他到家裏去，沒有想到因爲匆忙一下就忘乾淨了。想再回到學校去，可是爲了急於要投到母親的懷中，他只得默許着下次再請他來。

到了家，迅速地跳下去，看見正坐在床邊的母親，立刻就偎到她的身邊。他幾乎是跪在地下，把頭放在她的膝上，母親的手撫着他的頭髮，他覺得這世界上他是獨一快活的人了，他的眼睛裏裝滿了快樂和感激的淚水，當着他仰起頭來，也看到母親一雙含淚的眼。

他們都沉默着，沒有什麽話語可以傳達出他們的感情，留了一些時，他的頭又低下去，淚就像泉水一樣地湧出來。終於，他站起來，問了一句：

『媽，您不想我麽？』

『我怎麽不呢！』

於是站起來了，拉了他的手，睜大着眼睛，再三用手掌抹去眼睛裏的淚，仔細地望着，看看這六天之內這個新的環境把他改變了多少。然後就不嫌煩厭地問着許多細小的事，隨着就拉了他的手到堂屋裏去。

午飯的菜早已安放好了，他看看，都是平日所喜歡喫的，有兩樣他還看得出一定是母親親手下廚做出來，他就說：

『媽，您怎麼又自己勞動起來了？』

母親笑了，不說什麼，只是把眼睛望了他。

『您這樣我不願意，您的身體又不好，這麼熱的天，怎麼能到廚房裏去呢？』

『只是你愛喫的一兩樣菜，要他們預備好了，自己去燒一下，也要不了多少時候。再說，也像玩一樣，很解解悶呢。』

『答應我，媽，下次別這樣了，萬一引起您的病，我的心怎麼受！』

他說着，和母親對面坐了。拿起了筷子，他不知道先把它們伸向哪裏去纔好。母

親卻只坐在那裏，連動也不動，只是微笑地看着他。

『媽，您爲什麼不喫？』

『我，——我不大餓，你一個人先喫好了。』

『那不，我不——』

他像孩子一樣地哼唧着，搖着頭。

『好孩子，你先喫吧，只要你喫得高興，比媽媽喫還強得多呢！』

『我一個人喫有什麼味呢？我等媽媽一路喫。』

他說完，就把筷子放下來。

『幾進了學校就學會不聽我的話了。』

『不是不聽您的話，您那樣勞動我不願意，累壞了身子，我怎麼担得起呢？』

『好了，孩子，就是這一次，我再不這樣了，你先喫吧，再歇一會，我也就要喫了。』

雖然只是孩子的他，也深深知道母親孱弱的身軀，和她那歡喜操勞的個性。縱

然有許多僕人供她的支使，什麼事她也親自過目纔放得下心。有時候她還要自己做着。在從前，爲了貧困早已把健康毀壞了，醫生說着只能靜養了。可是她有時候氣急了就會說：

『我怎麼能不管呢？要我不管除非我死了！』

因爲多年的抑鬱，性情也顯得暴躁了。除開愛子，別人是時常受着她的斥責。在家中她走東走西，一刻也不肯安靜，爲了這樣，一月中總有半月要臥病在床上。

她不信醫生，也不喫藥，她以爲自己知道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是她的臉瘦成一條了，顯得兩個眼睛更是大了。

那天到了晚上，母親特意自己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那裏，而且不肯離去，說是要伴着他。

『媽，您早點去睡吧，您不是每天八點鐘就睡麼？』

『也不一定，不過今天晚上，我不累，你不要拗我，你讓我看着你，媽媽只有這一

點樂趣。』

這樣說着了，他也就不再說什麽。

夏天盡了，秋風幾一吹了起來，母親就仔細叮嚀：

『秋天來了，夜裏不要忘記蓋被。你的夾衣服下星期我就可以給你打點好了，這兩天你不覺得冷麽？』

『不，不，一點也不覺得，眞沒有想到就是秋天了。』

『不同了，入晚的風打在身上就覺得出來，你們年靑人不大會覺得的。』

跳進了新的環境中，在那裏面活着同代的人，對於一切都好像增加了一份勇敢。每張活潑天眞的臉，閃着對什麽都不懼怕的光，像是有獅虎也要衝上去試試看。在先他是不習慣的，不久他就適合了，每當回家的時候，就覺得母親的溫情只使他軟弱，如煖室裏的小花。雖然母親的愛他深深地覺到，可是他企求的是把這株花移

到外面去，要太陽的光輝，要風雨的淋漓，也要一點植花人的愛惜。

他記得母親說到秋天來的時節，同學們還是穿了短褲背心，洗冷水浴，和夏天沒有一點區別。就是他自己也還是這樣的，可是他不敢說給母親聽。

到了下星期的晚間，正向母親告別，果然母親就拿出呢衣和夾衫來，而且堅持着他立刻就該換上一件去。

「一層秋雨一層寒，你看，外面不是正下着雨麼？晚上又有點冷意，你看看我，不是早就換上了麼。——」

「媽，我不冷，眞是一點也不冷。」

「好孩子，聽我的話吧，——」

一面說着一面母親把衣服打開了，那是淺灰色的呢質縫起來的，他很喜歡那顏色。

「就是今天晚上不穿也帶到學校去，秋天的天氣變得快，哪時涼了就穿上，不

好麼。」

他一壁唔唔地應着，一面把衣服從母親的手中接過來，試着穿穿，母親還低聲地向他說：

「棘哥兒，這是我親手做的呢！」

「爲什麼您親手做呀，您不該勞動，您該靜養，……」

「你不記得「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再說我做做衣服也像玩一樣的。」

「媽，下次您別這樣，這要我的心安不下去。」

可是當他穿起來的時節，就看到那肥大的腰身和幾乎垂到脚的長度，不快立刻在心中起來了。

「好好，你喜歡麼？」

站在一傍的母親殷殷地問着，可是他立時沒有能回答，終於說：

「好是好的，就是就是——肥大一點了。」

「明年，明年穿就合適了，你正是該長的年歲。」

應着母親的話，就把衣服脫下來了，母親又爲他包好，他卻簡截地說他不要帶去了，這個星期不會用得着的。

從他不自然的臉上，母親好像看出一些什麽來了，把衣服放在一傍，就默默地坐在那裏。

他和母親告別，母親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他就走近前問着：

「您有什麽不痛快麽？」

「沒有什麽，」母親勉強地露着笑，「你去吧，再晚了不大方便，自己留神呵！」

他走出去，上了車，細雨正飄着。他坐在車中，自己的心也像爲那載了過量水分的空氣所滯住，總像是有些什麽情感該發洩出來似的。而挾了雨來的風，眞的使他感覺到一點寒冷。

他在想着：「這是爲了什麽呢？我不該把不悅的臉色給母親看，我是他的希望，

她的生命，我怎麼能使她不快呢？她不責備我，她把一切要說的話留在心中；可是這對她是更不好，她一夜也許不能安睡了。是的，我知道她，我愛她，爲什麼我要做這樣的事呢。」

從馬車上跳下來就跑到宿舍去。程佳生沒有在，就是那兩弟兄也沒有在，微黃的燈光照着白白的牆壁，好像都鄙視地望着他這個使母親生氣的孩子。他不能再忍了，他忍不下去，他的眼睛流出淚來，就急匆匆地跑了出來。他立刻喚了一輛洋車。

雨是更大了些，從沒有車篷遮掩的地方，雨點打到臉上。路上映出來的燈光，像一條一條的蛇，跳上來咬着他的心。他的心在飄浮，在疼痛，好像母親已經不是他的了，不再愛他也不再撫慰他。

洋車在家門前停下了，他付過車錢就迅速地跑了進去。雨水從髮尖流下來，鞋也都踏濕了，他一下跑進母親的臥室。母親正自坐在沙發裏，被他的聲音驚動了，露着驚訝的樣子。

「你還沒有去麽？」母親問着，可是他只低垂了頭，站在那裏，沒有說一句話。

「你有什麽不舒服麽？」

她站起來，拉了他的手，他卻突然就哭出了聲。

「媽，您饒了我吧，我錯了。」

「不，不，孩子。媽不生你的氣的。媽媽怎麽能生你的氣，你是她的心，她只愛你一個人，快去吧，秋雨打在身上是要生病的，換換衣服去。」

母親說着的時節，再也不能忍着心裏的悲傷，聲音低咽下去了，眼淚也流出來。可是爲了使他的心安下去，當着他看她的時候，她故意顯出笑容。

他的心定下些去，偎倚在母親的身邊，一切都渺小了。是的，他覺得母親還是他的，他并沒有失去他偉大的母親。他知道沒有言語和行動能表出他心中的感謝，他只是流着淚，讓母親的淚落在他的身上。他深深地知道了只是一株小花的他正需要它的灌溉。

母子

醒了來，轉一個身，張開眼睛，她纔覺出來時間是太早了。深掩着的窗帘的隙縫，不會有一點光，開了燈纔看見只是五點半鐘。

「怎麼會這樣早就醒了呢？」

她自己暗自想着，接着又想下去：

「到底是老了，別人都說人老了就要睡得少。」

可是再想一些，又覺得不是這樣，昨天晚上爲了等候他回來，過了十二點纔睡。還是王媽說了許多話她纔睡下，因爲他沒有來，這一夜都好像記着他要回來，怕看門的男僕睡昏了不給他開門，又怕王媽困倦了不能好好侍候他。就是這樣糊里糊塗過一夜。也還不知道到底他回來了沒有。

深秋裏，風吹捲着落在地上的葉子，撞擊着窗門牆壁，發着忽急忽緩的聲音。被震撼的窗門也發着小小的音響代替了辛苦地鳴叫一夜的秋蟲。

她再也不願意躺着了，坐起身來，披上一件衣服。聽着外一間房裏還正發着微鼾的王媽，不忍打攪她，就獨自輕手輕脚地下了床。她穿好了鞋，掠掠頭髮，就悄悄地走出去。她提着脚尖走，沒有一點聲音，侵晨的寒氣使她打了一個冷戰，她就急急地又走回自己房裏去加一件衣服。一疏忽，碰到一把椅子，王媽立刻就驚醒了，還沒有把眼好好張開她就叫：

「誰？……誰？……」

「我，王媽，是我。」

聽出了這熟習的聲音，王媽一骨碌爬起來，說：

「太太，您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呢？」

「我，我也不知道，少爺昨天晚上回來了麼？」

「回來了。」

「幾點鐘回來的?」

「約摸有兩點多吧。」

「你怎麽不叫醒我呢?」

「我看您睡得挺好，少爺也不要我驚動您老人家。」

「唉，我一夜也放不下心，古人說：「兒行千里母躭憂」他回來了，我還是不能放心。」

「可是您也不能太掛心了，少爺大了自然得走東闖西，不比小姐們，——可是現在小姐也不同了!」

王媽一面說着一面嘆息，她也穿起了衣服；她自已就走到房裏加上一件背心。

「說是那麽說，我總覺得他只是一個小孩子，和他纔懂得張開手要糖的時候一樣。」

『您還是到哪兒去?』

『我去看看他。』

『少爺一定還沒有醒呢，您等一下再去吧，我給您弄洗臉水去，您洗過臉再去，他也醒不了。』

『呵，呵，也好，——』

她像是一點主見也沒有，只聽着別人的話。可是她的心總像是懸在那裏，不肯放鬆，正當王媽要走出房門去的時候，她像想起了什麽十分重要的事似的問着：

『少爺回來的時候喫過什麽點心麽?』

『沒有，回來得太晚了，倒在床上就睡，衣服還是我幫着他脫下來，被也是我蓋上去的。』

『他就什麽話也沒說麽?』

『不，他問過了太太，他問太太睡了沒有，聽說太太睡得那麽晚，他還埋怨我一

陣，……』

這幾句話把她的心柔貼地溫了一下，她什麼也說不出來了，好像她的眼睛逗有一點濕潤。是的，她需要這一點溫煖，她這一生的辛苦寂寞只是從他那裏得到了一些償補。

她在一張軟椅上坐下來，王媽就爲她捧來了洗臉水，她匆忙地洗過臉，坐到鏡子前面，梳理着頭髮。鏡中顯現出來的是一張清瘦的面容，三十年的困苦生活使那張臉的下部更尖削了。她的眼睛顯然地是一大一小，她的嘴仍然有着美麗的輪廓，手指是尖尖的，却有數不過來的縐紋，黑而長的頭髮中，一根兩根地生起白髮來。

繼續了困苦生活的則是病痛，這十幾年她就被擾害得沒有一時安寧。不良的胃和不良的肝，還有那說不出也看不出的病隱伏着大大地減削了她生活的趣味。只是對於那個孩子，她是那樣關心，那樣愛護，那樣不疲倦，超於一切可能的想像之上。她時時也在想着：『我是爲棣哥兒活下去呀！』

如此在佛前虔心地拜着的時候，她不默禱着自己的康健和幸福，而是念着棣哥兒的身體和未來，就要說着『神佛保佑他吧，沒有他也就沒有我的，要他強壯地活下去，有一天要他也虔信佛的慈悲吧。』

太陽已經從東邊的地下爬起來了，光輝又來到人間，她就吩咐着拉開窗帘。她望向窗外，地下的黃葉散亂地堆着，仰起頭，高大的樹頂上正爲陽光照得光瞱瞱的。遠地的號角起來了，平日她怕極了這樣的哀音，因爲更使她想到衰老；可是這一次，她的心全然是平靜的，她只想到，『時候不太早了，我該過去看看他。』

她站起來，正待要走出去，端了早餐進來的王媽就叫着她：

『太太，您不先喫點什麼嗎？』

『不，不——』她急促地說，『你眞糊塗了哪一趟少爺回家來我自己先喫過早餐。』

『不是，我看少爺回來得那麼晚，不知道什麼時候起來，恐怕您餓了，等不及。』

「我不餓，一點也不餓……」

她一面回答着一面邁着步，她用輕悄的脚步踱進了他的房中，她的臉覺出一點熱來，因爲她十分喜悅不曾喚醒他，他正香甜地酣睡。

她一眼就看見大敞着的窗門，她在心裏埋怨着王媽的疏忽，輕輕地走過去關上了。

她靜靜地坐在近床的一張椅子上，諦視着熟睡的孩子。他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總是過了二十歲的年齡了，他像微笑地睡在那裏，無憂無慮地，眼睛緊緊地閉着，這時候他只是徜徉在夢中的天地，有時微微地牽動着眼角和嘴角。在鼻樑那裏，有一點小小的疤痕，那是因爲他還只是一個孩子的時節，從牆上跳下來跌傷的。一時是十分嚴重，她曾抱着他哭了兩整天，終於還是在一綫的希望中他活了下來。在上面那兩條黑而濃的眉毛，好像連在一起了，這使她一下就記起了他的哥哥，他也是長着這樣的眉毛。

在記憶中一切都是那麼清晰生動，可是由於衰老的花眼，她幷不能看得十分清楚，她把手掩在嘴那裏，生怕呼出的氣撲到他的臉上，會驚醒他。時候還太早，他需要睡得多一點，看着他酣睡的狀態，像是比自己睡着還舒適似的。

她沉靜地坐在那裏，以爲壁鐘的聲音也許要驚醒他吧，遠地的鳴鷄會驚醒他吧；感到一陣嗆逆，要咳嗽出來了，就急自忍着，把淚水也激出來了，終於還是把手帕嚴嚴地蓋了嘴部咳嗽一兩聲。

陽光從樹頂落到屋頂，從屋頂又落到窗戶上，由裝了玻璃的部分鑽進來，就照在他的臉上。她想站起來，爲他拉上窗帘；可是一眼就看到窗帘已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給摘去了。她憤急地想着：

『這又是誰辦的事呵，也不告訴我一聲！』

她就輕輕地移動着椅子，使她坐在那裏正好遮住了照在他臉上的陽光，她自己十分滿意，因爲他是一點也沒有被驚動。

可是像覺得有點熱了他下意識地拉下來蓋在上面的被。當着她輕輕地再爲他蓋好了的時候，他却張開了一雙眼睛醒了。

『呵，媽，是您，——您怎麼起得這麼早呵？』

他快意地露着笑容，迅速地伸出一隻手來抓住她的手。他的手是那麼温煖，甚至於可以透了她衰老的心；可是她却把他的手又放回被裏。

『不要這樣，看受涼了。』

『您昨晚上不也是睡得很遲麼？』

『你怎麼知道？』

『王媽早告訴過我了，媽，下會您千萬別等我吧，您這樣等待我，我的心怎麼能安呢？』

『不，不，我眞是不大想睡。』

『不是惦着我麼？』

『不，我不是惦着你，——』在心中接了下去的那半句話却是：『我不惦記你惦記誰呢？』

『您也該多睡點，您的身體又不大好。』

『上年紀的人，一年比一年睡得少了，你們年青人，纔正是該喫該睡的時候。學校裏的事忙麼？』

『不忙，沒有什麼忙的。』

突然像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件似的，他一翻身就從被裏鑽出來，把脚穿進拖鞋裏，還沒有等她來得及阻住，就三脚兩步地跑到窗口那裏，打開了窗子，又重復回來睡到床上。

『看受了風寒呵，這怎麼成呢！』

她眞是有點過分地擔憂了，音調都稍稍有了一些改變，雙手忙亂地爲他再蓋好被。

「她們眞沒有用，告訴她們不要關窗門，偏偏又關上了，房裏的空氣多惡濁呵，我一夜也睡不好。」

「不，不，……」

她想說什麽來的，可是她說不下去了，她只露了一點驚恐似地望着他。他好像覺察出來了，就問着：

「媽，您這樣看我做什麽呀？」

「沒有什麽事，沒有什麽事，你再好好睡一下吧，回頭我再來看你。」

雖是這樣說着，她幷沒有站起身來。她強自忍了一點莫名的酸楚，把微微顫抖的手伸過去放在他的身上，在她手掌下是一顆跳動着的青年的心。

他茫然地望着她，看到了一雙薄薄地蒙了一層淸淚的眼睛，他不知道該怎麽樣好了。他就伸出手來，緊緊地抓住她的手，好像有一種強烈的力量說給她他仍然是她的好孩子，她不必担一點心。

她那抖戰着的手，抓在另外一隻大而熱的手裏，得到希有的溫煖。

『我，我總看你是又瘦下去了。』

她說着，把另一隻手摸着他的臉和前胸。

『沒有，這一回我的體重還加了兩磅。』

『是麼？你不要這樣騙騙我吧，你看，你的肋骨我都數得出，一定是你的胃不大好。——』

『沒有，什麼也沒有。』

他笑着，他把這笑容想消去母親的過慮和不快，可是在他的眼睛中母親却眞是一天天地向着衰老之途。他不敢說出來，有時也不敢想；因爲母親是那麼愛他，他也那麼愛着母親的。

『昨天晚上給你預備的點心怎麼不想喫呢？』

『那是因爲在學校住，不慣半夜喫東西；要是喫下去，一夜都不舒服。』

『你不知道，那幾眞養人呢！你是個什麼也不懂的孩子！好，你再多睡點吧，時候還早，我要走了。』

她抽出還握在他手裏的手，要他的手放回去，好好蓋嚴，纔站起身來。走了兩三步，又站住了，向着他說：

『我還忘記告訴你呢，從昨天我就告訴他們給你煨上鷄湯，還有許多你喜歡喫的菜，——』

『呵，呵，媽——』

他想說出些什麼的，又忍住了，他的心好像不知道爲什麼刺了一下。是母親對他過於好了呢，還是他對母親過於不好了呢？

『好好睡一下吧，轉過頭去，太陽曬着總睡不好的。』

他聽從她的話，把向着外面的頭轉向裏面，積蓄在眼眶裏的淚水，就這樣溢出來了。他覺得出那是從眼角流下，濕了枕布，也濕了臉頰。

他聽着遲緩的，蹣跚的腳步聲。

過於把事業的成敗看重了的父親，只是在每年年尾纔回到家中來。他苦創了二十年，一步一步地朝上走，其結果是只能給他們更寬裕更舒適的日子。最大的女兒被遣嫁到遠方了，還有一個從軍五年沒有音信的長子。算是家人的只有她，還有那個纔進了相離二百里×城的大學的他。他只是兩個星期纔回來一次。她只有寂寞的日子接連着寂寞的日子，總是在他每次離開的時候就計着歸期。待盼到只有一兩天了，她的心起始跳着。每一次風吹門環，她都以爲是他回來了，她就急急地要王媽去看，去問；有時就自己倚門相望。遠遠地看到轉過來一輛車，她就忍不住心跳，看到那不是他了，她就失望地垂了頭。這麽多年，他總是在她的身邊，她看着他長起來，想着他，她纔度着那些幽寂的日子。

「我得好好地將養自己，我得多照顧他幾年，他還只是一個孩子，……」

可是她的身體一天天地顯然不濟了，焦慮煩燥都沒有用，都算不了什麼，牽心掛肉的只是她的孩子。

一直養在媛室裏的孩子終於有一天飛了出去，一個陌生的世界雖然給了他難耐的風寒，可是他挺起身子迎住了。母親的眼淚和母親的叮嚀，用力地要拉回他，要他安然地生存，舒適地活下去。他還是出去了，顯現在眼前的是更廣大的世界。母親是愛他的，以純樸的愛來養活他；可是自從眼界擴張了以後，他覺得最偉大的愛該放在更多的人的身上。他以童稚的心曾和母親說過：

「媽，爲什麼我們活得這麼好，爲什麼您不去愛那些更需要愛的人呢？」

聽到這樣話的母親只是茫然地睜大了眼睛，不知道他是說了些什麼，她的心中只是想着：「他這是說了些什麼呀？我怎麼一點也不懂呢？」

她不忍使他的一句話得不到回答，就說：

「你再說說。」

他自己也覺得把過於深奧的問題向她提出了，使她不能回答。她只有日常生活堆積下來的一些知識，還有一顆好心。

『我是說您爲什麼不也愛別人呢？』

『他們不愛我呀，他們不像你似的使我掛心，到我老了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人來陪伴我。……』她停了停又說：『你不是問我們爲什麼能活得這麼好，那還不是你的爸爸這些年在外奔波麼？孩子，你可沒有趕上過，從前我們過的那些苦日子，要不，媽媽怎麼會有這樣衰弱的體質！』

說着的母親就又流下淚來了，他想到自己的失言，在任何一面說母親也不能那麼深的瞭解，徒然惹起母親更大的傷心，增加了自己胸中的疚恨。

只有靜靜地偎依着，什麼也不再說了。

就是把頭翻過去的他，也沒有能入睡，等着心情平靜一些，淚也漸漸乾了，他就

起始想一些事，他記起十二點鐘的時候要到一個地方去，那是昨天晚上約定的，那裏會遇見許多新友人；他又記起了十點鐘要去看一個爲了多數人利益而失去終身自由的友人。這個友人是引他到更廣大的世界，使他知道更多事情的人。在兩年前就被放到監獄裏，注定要等到死的一天。可是母親呢，像是有許多話和他說。也許是沒有什麼話，只要他好好地伴守她，過一些天的日子。自從他離開了家，到×城去讀書，母親像是更捨不開他了。她只要他小，小得像離不開母親的幾歲的孩子一樣。

從他的房裏出來，她逕直地朝了廚房走去。王媽遠遠地看到了，急速趕過來說：

「太太，您這是到哪兒去呀？」

她帶了一點高興的樣子站住了，回答着：

「我到廚房去看看。」

「您有什麼事吩咐我們一聲好了，何必害您自己辛苦一趟

「我總得去過過眼，你不知道麼，少爺在家裏喫飯，要預備得更好一點。」

「那您也不用操心了，許媽從昨天就忙起來，我保您沒有錯兒。」

「你們知道什麼！」

她不耐煩地說了一句便又走去，她好像陡然增加了許多氣力，她情願化去一些好起來的精神。

廚房像是被水氣圍住了，白茫茫的一片。她什麼也看不見，她叫着許媽，那裏面就起着回答的聲音：

「太太叫我做什麼呀？」

「我不要你做什麼，都預備了麼？」

「都齊全，您放心吧，管保要少爺從心裏高興。」

可是她還不能信賴別人的話，她摸索着走進去，不知道是什麼絆了她一下，立刻就有一個人趕上前面來攙住了她。

「您看，您還偏到這兒來，差點兒摔着。」

「我怎麼放得下心，少爺半個月纔回一趟家，總得要他喫得好一點……」

她這裏張張那裏望望，還不斷地問着，她覺得一點滿意了，纔由許媽扶着她又走出廚房的門。

「您還要我送您麼？」

「不必。不必，你就在廚房裏好了，什麼地方也不必去。記住了，少爺可不大喜歡鹹呵！」

「知道了，您放心吧，您可小心點走。」

她一壁走着一壁想像停一下他會多麼高興，他從小就歡喜喫，他再也想不到這一餐飯就把他所歡喜的都有了。她只要他高興，她的心就感到希有的慰貼。

走進自己的房，她就坐到一把扶手椅裏，一隻黃白花的小貓馴順地爬到她的身上，就在她的膝上臥着。她把手掌輕輕地撫着它的背部，它動着皮毛，發着適意的

聲音，有時候它把舌頭伸出來舐着她的手掌，又柔軟又像是有一點粗，使牠發着癢。它却有韻致地呼嚕呼嚕地響着。

她低下頭，看着穿過窗子映在地上的樹影，正像一幅有章法有筆力的墨筆畫；輕輕地動着，這像是更生動些。一隻鳥飛去了，穿碎了這幅畫，那鳴聲正引起了貓的注意，把頭仰起些來，一直朝着聲音的來處凝望。

這一天，什麼都使她感到興味，慢慢的時間，也像很快地就過去了。

壁鐘鼓起來，她一下一下地數着，數到了九下，戛然停止了。她的心中想着：

「怎麼會有九點鐘了呢？」

她轉過身去抬起頭來看，果然是九點了，在平時，她起身之後，該又睡過一小覺了。

「他總該起來了吧？」

她自己想着，也有些焦慮；可是她不想再去看他了，她只要安靜地在這裏等待。

因爲沒有人和它戲弄，那隻猫却安然地睡着了，不時地抖着它的耳朶。

王媽不知什麼時候悄手悄脚地進來了，和她說：

『太太，您不餓麼？您要是餓了我給您端早餐去。』

『你是糊塗了？我不是告訴過你我要和少爺喫？』

『我知道，怕少爺起得過於晚了，你不能等，您的胃又不大好，怕惹出毛病來。』

『不相干，我自己知道，你偸偸去看看少爺起來了沒有？』

『好。』

『等一下，——你可得記住了不要驚醒他。』

『您放心吧，太太。』

王媽去了一次又走回來，告訴着他正睡在床上看書，她也不曾驚動他。

『那就告訴他起來吧，躺着看書也害眼睛的。』

『好，我就去。』

這時候她就吩咐另外的人把桌子預備好，只要等他來了，就能什麼事也不再費。

他邁進來的時候，鐘正敲了一下。他已經穿得很整齊，連同帽子和外衣也抓在手中。

她有點茫然了，難說他是立刻就要出去麼？可是他却把衣帽放下，走到她的面前，一把搖醒了正在睡着的貓，貓伸了一個懶腰，迅速地跳到下面了。

『您的精神眞好，我這一次回來看您比哪一次都好得多似的。』

『是這樣麼？練哥兒，是這樣麼？』

她的語音都有一些抖了，她就是要一個好身體，能在這世上多活些天，多照顧他些天。

『是的，是的，您不信看，您的下顎不像從前那麼尖了。——媽，您怎麼還等我喫早飯？』

她沒有回答他，只微微笑了笑，在那裏面顯出來：『你還不知道麼，傻孩子，媽活着就是爲你的。』

她站起來，他攙扶了她，她笑着說：

『好，我們就到那邊去喫吧。』

『媽還沒有那樣老呢！』

他這時候却把懷表拿出來看看，臉上起始有一點慌亂的樣子，他想說句什麼話，却停止了，隨着她在飯桌前坐好。像是不十分舒服似的，他坐下去，又站起來，看了看椅心，纔又坐下去。

她有些惶惑了，這是爲什麼呢？可是這時候王媽已經捧上來早餐，一些粥，一些湯，還有幾樣小菜。

她不嫌煩憚地說着這樣好那樣好，有時候還親自給他夾一筷子。他却像心不在焉地吞嚥着粥，每次她的話，他像是沒有法子顧得及的樣子笑答着。

看到母親只是微笑着看了他，就說：

『怎麼您不喫啊？』

『我——我還不大餓。』

她說着又把一片火腿夾到他的碗中。他已經喫完了一碗，她正要王媽再去裝一碗，他搖着頭說已經喫夠了。

『你喫得那麼少！』

『在學校裏總是這樣子，有時候忙得連早餐還喫不到呢！』他又把表取出來看看，『媽，您慢點喫吧，我要出去一趟。』

『什麼，你就要出去了麼？』

雖然這是一件很使她驚惶的一句話，可是她按捺住了，仍是很溫和地說。

『是，我有點事，早就約定了，……』

他一面說一面站起來，她呆呆地盯着他，像是說：『我只要你守着我。』

『那你午飯呢?』

『十二點鐘又有一些人等着我，怕是不能回來喫。』

『那……那……』

這時候他走近她的身邊，溫和地和她說這都是萬不得巳的事，到晚上還得趕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

他蹲下身子去，像孩子一樣地把頭埋在她的懷中，抓緊她的手。

『媽，您不生我的氣麼?』

『不，我不生你的氣，我是……』

『大早晨您一點什麼也沒有喫，怎麼不是生我的氣呢?』

『沒有，媽總不會生你的氣。』

『那您得喫點什麼我纔信呢。』

她眞就聽了他的話，夾了一片筍放到嘴裏。這他纔站起來，拿了衣帽和她說：

『媽，完了事我就趕回來的。』

『好，你去吧，車馬留神，不要碰着呀！』

她看着臨去時的他的笑臉，她聽着那漸行漸遠的脚步聲，頓然間她像失去了些什麼，吐出在嘴裏咽了大半天的一片筍，她再也不能坐在那裏，就急匆匆地走到床前，側身躺下去。

『太太，您還是怎回麼事？』

王媽走進來驚惶地問。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您是有什麼不舒服麼？』

她還是搖着頭。

『您和少爺生氣了？』

「不！我不生他的氣，我只覺得，我只覺得」——她頓了頓「心裏空得很！」

「您起得太早了，再睡一點吧。」

王媽說着把一張被給她蓋在身上，她也覺得該閉閉眼，因爲眼前只是黑茫茫的一片，逗跳躍着無數顆大小的金星。

母親的安息

壓倒了我的母親的，不只是醫生束手的疾病，還有那幾十年來日積月累的苦辛。

最初是那無比的貧困，說是每天只能有一餐來充飢，還要勞苦地工作着。悍姑惡嫂，又時時加以欺凌，原是不善言詞的母親，只是暗自垂淚。到了父親的事業已經成功，衣食都已無虞，又有許多其他不順心的事使她煩惱。總是有不歡喜說出來的個性，就強自忍在心中，漸漸地，使自己的身心蒙受了大的損害。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懂得和她說：

「媽，爲什麼生悶氣呢，有話您就說出來吧，我替您去出氣。」

「嗐，你還小呢，等你大起來的時候，媽媽把這幾十年的苦都告訴你，那時候你

幾知道媽活過來這一輩子，着實不容易！」

可是我們漸漸地都大起來了，她并沒有把她的故事全說給我們，那也許是她沒有那份閒豫，所以她時時用抱怨的語氣說：「你容我喘一口氣不好麼！」從我能記事的時節起，她一直就沒有身心都在平靜舒適之中，當着她安順地像吐盡了幾十年的積鬱地喘着最後的一口氣，整個的世界也在她的眼中消失了。

平時使我們就心着的是她那不良的胃，那是纏了她二十年的疾病。記得我們還只是十幾歲的時候，隨了父親住在五千里外的母親曾爲胃病大大地擾害着，終於電報也來了，只大了我三歲的姊姊不得不倉促就道。那時節我們都哭着，我也要去的，卻因了讀書和體質弱的原因被阻止了。親友來的看到我們便說：「唉，七個孩子，也着實可憐，真的上天就不曾長眼睛麼！」

那一次她卻好過來了。母親後來說起來時就眼含了淚，信鬼信神的樣子解說：「他們一定要我走了，我一回頭就看見你們那些隻小手牽着我，我就說：「我不能

走，我還有我的孩子們呢！』一下驚醒了，果然你姊姊的手就抓着我的手。』

雖是好了，就留下病根。飲食不宜也難受，生了氣也要難受，還有一年大大小小的節日也要難受。最初聽到她打着長長的空嗝還以爲像平常人一樣會覺得心胸暢快些，待問起來，纔知道那就是病的症象之一。更是在和別人生着悶氣，空嗝就一個連一個，她曾經和我們說過：『這樣的嗝越多，我的胃就覺得痛。』

由於心胸的狹小和沉默的個性，自己就給了自己不少迫害。知道了她這樣的性情，對方就這樣來使她生氣，我們遇到她時，常常和她說：『爲什麼不說出來呀？您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定會好得多呀！』

『我說給誰聽，我說了又有什麼用！』

『您應該想得開一點，什麼事也不管，什麼氣也不生，她們也就沒有法子辦了。』

『那除非我咽了這口氣，我、我，……』

接着這不能說下去的話，是一滴一滴滾滾的淚珠。我們也勸過她離開家，好好到別的地方去住一程；可是她又會說我們沒有打算想想看，她怎麽能拋得下這個家？

其實在管家的這一面上，她并不是一個好手，什麽瑣煩細碎的事情都要過眼過手，更大更重要的事反被忽略了。因爲精神的不濟，對於僕人的調度就并不恰當，親友的招待，也毫不熱心。尤其對於她母家的人，她顯出更無情，更憤恨；到後幾知道因爲當初她嫁給我的父親，她的一家人都站在反對的那邊。

「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不是你們說過誰也不找誰麽？」

由於母親當年所受的那些奚落和白眼，說這些話也并不爲過分，只是在人情這一面來講，母親是顯得過於薄一點了。父親有時也暗地裏和我說：

「你母親顯得有點過了，事情既然過去，也就算了，總是自己的骨肉之親，太難爲了也不大好。你們，你們將來可都不要這樣纔好呵！」

就是母親去世的上一年年底，不知怎麽樣胃病突然地大大發作起來。有的醫生已經說到了沒有辦法的情形了，有一晚上就疼得挺直身子，臉像紙樣白，眼睛閉着，鼻口冰冷。我們幾個，恰巧留在家中，大聲地叫，流着淚，更小的弟弟還出聲地哭號，幾像是叫醒了她，從鼻子裏哼出來，自己也嗚嗚地哭着。

倒底是怎樣疼法，都無從想像，只是聽着她不間斷的呻吟，就稍稍知道一點那是多麽不能忍受的了。

可是她漸漸地好起來，使我們感到說不出的欣喜。

過了年的春天裏，又是一種新的疾病來到她的身上，最初只是感到不適，頸項間又顯起小小的一塊。醫生來看了說，這些病都是不關緊要的，只要病好了，頸項上的腫也就可以消盡。

聽從醫生的話，每天都要喫一碗湯藥，許多天也不見一點效。原是這麽許多年把藥都已喫厭了的母親，就顯出不耐煩來了。

「我要停一停了，常是喫藥也不會有什麼效驗。」

可是和醫生說起來，卻以爲母親沒有盡調養之實，一面抹着鬍子一面說：

「總得三分藥力七分養，八太太的肝氣着實旺，又好思索，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呵！」

正值父親的事業全部失敗，有陷於破產的可能，母親眞是成日成夜地發慮着，就是勸說也無法。她不是憂慮自己的生活，她躭心失敗了的父親的將來，尤其是他身體那一面。

「你們知道什麼，這幾十年來他都是順風，這一下他怎麼能受得住？」

每當我們解勸她的時節，她就這樣地和我們說。我們自然也知道這一層，可是這也是徒憂無益，和她說，她就會再說：

「我也不是沒有心的，難說要我看着他一個人愁眉苦臉，我自己歡天喜地？」

除去在心中憂愁着之外，家庭的用度上也盡力撙節。

『不比從前了，』她常是說：『省一個是一個，一個錢將來也怕難得了！』

這也可以說是她的遭遇，爲了她的個性，勸說也是無用。日益空虛的家，情況也就十分慘淡淒涼，再加上多方面都費心思，母親的身體更壞下去了，那時候我正是一個人住在×城，和父親說起來的時節，常常想到把母親也接到×城去住，那麼一切家務瑣事，都不必由她操持，住在一處，費用自可減少，母親也並不堅決反對，只是要把身下的房子賣出去或租出去，自己的身體也好起一些來再說。

事實上，她的身體不但沒有好起來，還一天一天地壞下去。不知爲了什麼，對西醫存了牢不可破的不信任，就是進醫院也成爲一件頗煩難的問題了。住在家中的弟弟們來信就說：

『……頸上的癧處更顯然了，母親還說時時作痛。夜間常是不能安眠，因爲呼吸感到不自然。常常咳，每到下午還要出汗。……』

末了就是勸着我回家一次，說是便於主持醫藥。

無論怎麼樣忙着，我也把雜事略加摒擋，儘快乘了火車回去。坐在牀上的母親，一見了我，連語音都改了似地，快樂地說：

「孩子，你怎麼回來了？」

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撲到母親的懷裏。母親時常說只要看見了我，心地立刻就暢快，病也要減輕的。爲了這原因，我都幾次想擺脫一切事，終日來陪伴她。到我真的和她說，她就又以爲：

「你總得做自己的事呵，只要你能常常來看我也就是了。」

我從她的懷中擡起臉來望着，她是更瘦了，可是那腫處更大起來，隱約地看到那上面的微血管。當着母親問起我來的時候，我卻什麼也不敢說：

「媽，您不要那麼想，您的臉色好得多了。我想，再請一個醫生看看也好。」

爲了想知道她的症候，我用了許多謊話纔和她說好請一個西醫來。我說那是我從前的一個同學，而且只診察也不必喫藥。

對於西醫的厭惡和恐懼，眞是使我們再也想不到的，看到那個醫生進來，全身就抖起來了，嘴唇也失去了原有的一點血色。

『媽，您怕什麼呢，只要看一看就成了……』

可是她幷沒有因爲我的話就安靜下來，看到她的樣子，連自己也後悔起來，我怎麼應該使她感到這麼大的不安呢？

診察之後，在她面前醫生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走到另外一間房裏和我們說：

『……病象雖不十分顯然，也看出來不是癌，就是結核性的瘰癧。若是癌，那就一點法子也沒有；就是不是的話，治起來也很費事。——』

我記得當時我只聽了這兩句話，就好像被人從萬仞的高處給丟下去，一直也沒有立定脚。我的額間和我的手心都沁出了涼汗。我想說話，我的聲音打着顫，天地都變了樣，我的眼睛冒着金花。終於我費力地吐出來：

『您是說……您是說……』

睡。

我不能好好地安睡，無數的反側就度過了黑暗緊抱着的夜。只要是聽到母親的呻吟，立刻就披衣下牀，到她的窗下去。好幾次都是自己的耳朶作祟，到了她的窗下，纔知道她幷不曾呻吟過。

爲了雜事待理，我不得不離開她。家中事都安置好了，自己還像是不放心似地又說了一過，纔自含淚上路。至今我仍然追悔，爲什麽那時不曾下了決心一直伴着她呢！臨行時她的淚眼，不是明明地和我說：『不要離開我吧，孩子！』

獨自住在×城，心是更不能安寧下去。我不敢想，我也怕提起來，可是我的心無時不在苦痛着。我常是幻想着要我和世事全然隔絕了一些時之後，我的母親不復爲病所苦，那難治的病已經消失。可是每次弟弟們的來信中卻說着情況一天不如一天，甚至也建議着把遠在×地的父親請回來，仔細商量一下纔好似的。

父親那時候正爲一些不幸的遭遇所苦，我怎麽還能再給他另外一個不幸的

消息呢？若是病果然是不治的，就是父親回來怕也沒有什麼辦法吧。這樣子想着，只有我自己時時奔波回家了。

有一次，爲了和一個友人同行，原是該在總站下車的，卻在東站下了。回到家中時候是更晚些，出乎意外的，病着的母親仍然候着我。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只是想重重地敲打自己的頭，纔能減輕心上的罪愆吧！只要看見我，她就露出微微的笑容，我撫摸着她的手，是那麼瘦，有了那麼多的皺紋，在最近，更顯出青色的血管來。

在病中，她總是有照鏡子的癖性。因爲久病，也就有一點淺識，她自己會察看臉色和舌色。她是那麼多疑，這舉動對她沒有一點好處，我就乘機把那面鏡子藏起來。一直她就好像忘了似的，有一天她想起來，不得不給她，當她照着的時候，突然就哭起來。

「我怎麼能成這樣了，頸子也不像樣子，這要我怎麼做人呵！」

她的臉色眞是更不好了，頸間的腫處已經破了，像綻開的火榴，時時有黃水流

出來。我也打了一個冷戰，猛猲地想起來一個醫生的話：『破了就更不好，什麼時流出血來，那就，那就……』

就是不說出來我也知道，我真不知道我的心是在什麼樣的境況中，絕望裏我只起着不合理的想念，是那麼幼稚，那麼無補於事。

一直是服用中國藥，每次我都要根據藥中的說明來講給她聽。對於一些藥她早就有不良的印象，我只得略過去，在另一些藥上，我由自己的意加上許多她希冀的功用。（其實幷不是自己的意，母親就要問着『能不能止痛呵？能不能安眠呵？』的話。）

明知無用，每晚的湯藥也是自己侍奉。母親這許多年來，太多喫藥，見了藥就皺起眉。我會嘗了她的面前一口，強自忍着苦澀，她問着的時候就說：『不，一點也不苦，只要您喫下去，明天就見效。』

幾次發了許多口舌請來西醫，他們的藥卻從來也不入口。若是過於苦勸，她就

眼睛包着淚哀求似地說：

「不要逼我吧，孩子，難說我還不知道藥可以治病？我喫不服，反倒壞事的，我的病又不一定會要命，犯不着這麽來。」

聽了這樣的話，自己也忍不住熱淚湧出來，母親始終沒有想到她的病症之嚴重，常是說：

「我也想開了，病好了和你住到×城去，什麽心事也不管，我知道你總能順着我的心。」

當我聽到了的時候，心就突地一沉，她是那麽渴望着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多看我們幾年，也要多看那些勢利的親友些年。

平時，我的心在可怕的矛盾中，我不忍離開她，有時卻故意要離開她一些時，爲的在這一段時間中，想着能有奇蹟降臨，使她一切的病痛都消滅。可是當着我離開她，我時時都在牽記着她。每想到醫生的診斷，我的心就大大地顛覆一次，我要騙着

我自己『那是我聽錯了，不會是眞的——那是他診斷的錯誤，……』

不管怎麽樣想着，總要流着淚的。里記着我的母親還以爲我睡着，就差了人來看看我是不是忘記蓋了被毯。

幾多年前，母親對我眞是有說不出的慈愛，在病中也不忘記我的喜惡，就是在飮食一面她也要操持，看到我的食量減少了，就一定要我每餐都在她面前，爲了使她心安，我像吞着沙粒一樣地吞着飯菜，我不還是一個孩子麽，我也正需要我的母親，怎麽無情的疾病就能奪去她呢？

因了病況的加重，我每夜都守在她的外房，晚間和她道了晚安，幷沒有回到自己的房裏，就一個人就着用黑紗遮好的燈，呆坐在那裏。我聽着她的呻吟，聽着她安靜的鼻息。守着夜色漸漸又淡了下去，纔走進她的房裏，她會驚訝地說：

『你怎麽起得這樣早呀！』

有一天深夜，她卻像再也忍不下去，急喘着，我就先開了燈再走進去。我握了她

的手，另一隻手把蘸了樟腦油的棉花放在她的鼻尖，她并沒有張開眼，只是用她那冰冷的手緊緊握了我的，過了一刻鐘的樣子她纔安靜下來，緩緩張開眼，說：

「你怎麼會進來的？」

「我，——我，」因爲無法隱瞞，我只得告訴她，我早就在她的外房守候。

「唉，唉，眞是我的好孩子，媽正要你，你就來了。」

疾病增重了她的心悸，她怕沒有人的房子，她也怕黑暗，我就要她抓了我的手，我守在牀前，度着迢迢的長夜。

「那怎麼可以，你也不是鐵打的身子，怕把你也要累壞了。」

「累不壞的，日裏睡點就不算什麼。」

果然她就依從了我，當着她睡了的時候，我輕輕地抽出我的手，（因爲我的手已經痳木，）坐到近牀的椅子上。每次她轉動的時節，我都走到她的近前，使她知道我還是守在那裏。望了我一眼之後，她就又安心地睡着。

那已經入了冬，雪花也在飄着，母親的病是一天一天地重下去，因爲頸間的潰潰，不只是向外發，在皮下也增大。飲食難下不必說，就是呼吸也感到困苦，睡着的時節，因窒住突然醒來的事極常有，那我就抱了他的身子，她的眼睛睜得很大，乾枯的手緊抓着我的手，都使我感到疼痛，一直到她呼吸平靜下去，她纔又安穩地閉上眼睛，在我的懷中睡着了。

她怕火，一點熱氣會使她的病象增重；她的心胸就像燒着的一團火。常是在睡眠中就掀開了身上的被蓋，若爲她再蓋上，她就會像孩子一樣不耐煩地叫着：

「要燒死我了，要熱死我了，你們不知道麼！」

她的嘴唇乾焦，睡中也時時爲煩渴擾醒，她啞着嘴，那我們就會把適口的溫水醮了棉花放在她的嘴裏，等她吮過了，我們把棉花在她的唇上塗着。

關於母親的病，我不諱言我的敍述是多麼迷茫，多麼紛雜。想起來那時候的心情也正是如此。我像做一個大夢，那不幸的收尾我也是早知道了，可是我盡力避免，

總也不敢想。我使空幻的幸運障住了我的眼睛，只要使母親好起來，我什麼都能去做的。我也想着那眞是一場夢，有一天我醒了來纔知道那不是眞實的事，母親仍是健壯地主持家事，做爲一家的靈魂，要看她的孩子們。

我是那樣昏昏沉沉地過着日子，只是有一天，又是一個醫生來看過，到我的房裏，醫生纔嚴重地和我們說：

「你的父親不在這邊麼？」

我的心已經起始抖戰了，我不能給他好好的回答：

「他還在××，……」

「那就拍電報去請他回來吧。」

「有那必要麼，有那必要麼？」

我不信那個醫生，我只當他是夢中說着囈語。

「你母親過不了十天——」

我什麼再也聽不見了，像是呆了一樣地坐在那裏，我只記得一抹紅紅落山的陽光，照在我的窗上，那不是光，那是切割我的情感的利刃。

我不知道那個醫生是誰送出去的，一片哀淒的哭聲驚醒了我，那是三弟和六弟。起初我沒有哭，心在抖戰，終於也哇的一聲哭出來，我拉了弟弟們的手哭着。女僕走進來，和我們說：

「少爺們，不要哭，怕太太聽得見，——眞是，太太多麼好呵！……」

這樣說着的女僕也自抽噎地哭起來了。在哭聲中她斷斷續續說出來就要喫晚飯了，不要儘哭，怕哭紅了眼睛，我的母親看出來。

天是漸漸地暗下來了，三個人各自坐在那裏，黑暗中，閃着三雙晶瑩的眼睛。暗下來的不只是天色，還有我們三顆弱小的心。

我更堅決了，怎樣困倦也不離開她，爲的使我能更多地看她一些，免得日後茣贖的追悔。

夜中，我正坐在她的牀傍，她突然翻身坐起來，睜大了眼睛，喘息地問着：

『誰呀，誰呀？』

『我，媽媽，是我。』

答應着的時候，早把我的手送過去，她那一雙乾瘦的手就抓了我的，有一點濕膩的冷汗，我還覺得出她脈膊的跳動。

『眞嚇死我了，——』她告訴我，『一個白髮老太太拉着我走，我說：「我有我的孩子們呵，我不跟你去。」我就醒了，你正在這裏。只要有你，我的心就平靜了，男兒漢，倒是有些不同。』

我記起了若干年前她在病中有的相同的夢幻，她原是一個膽小的人，平日又信奉仙佛，她常是說有我她的膽子纔壯起來，我能安穩地入睡；我若離開，就是睡着也要醒轉來。

我要她再睡下去，她也要我睡下，我立刻就答應了。我面對著她，兩隻手握着她

的手，縮下去困倦就更使我難耐，又是那麼冷，每當她微微動一下，我就要立刻睜開眼睛，看着她。看到我沒有加上被蓋，她就說：

「到那邊拉一張被蓋上吧，凍壞了你可怎麼辦！」

雖是這麼平淡的一句話，摯愛的母情卻深深地刺着我的心，我想到那將是不復有的了，在一些天之後，雖然世界仍是那麼廣大，人還是那麼多，這樣的話語再也不會有了，我就再也忍不住從心底泛上來的酸楚。拉過被蓋上我的臉，母親也許以爲我怕冷，我卻怕被母親發覺那一雙含滿了淚的眼。

接到我的電報遠地的父親和姊姊都趕回來了。一向孩氣比我更甚的姊姊，背了母親，打着滾似地號啕大哭。初見的時候，卻極力忍着哀傷，母親像是要哭了，可是她的淚好像已經乾枯。

「這麼多年，這麼多年……」

她只是反復地說着這幾個字，在她身後抱了她的我，忍不住又滴下淚來。那是

靜靜地流出來的，我又不能揩拭，只是任它滴在母親的背上和我自己的身上，她不會覺察；可是看到的姊姊一低頭，一轉身就出去了。

看到父親和姊姊，她又想起來在××的二弟。三番兩次地說起來，問着是不是可以回來一次？雖是答應她，我們並沒有寫信去，爲的二弟只是歸途就要半月的時日，就是趕回來，也不一定能見着生面。他知道母親病，卻不知道這樣沉重，我們沒有都告訴他，要他遠地牽掛，也沒有什麼用處。

最後的幾天，我眞是再也支持不住了，就是坐在那裏，也要垂頭睡着。躺下去，就難得再睡醒似的。明明聽見母親痛苦的呻吟，再怎麼樣自己也擡不起頭來，母親早自說着：

「你睡你的吧，不要起來了，任着我什麼時候纔完呵，……」

到我醒來的時候，就看見母親坐在牀上，上身伏在那裏。吐出來的血，已經染紅了被單。

「媽，媽，您怎麼了?」

我幾乎是一邊哭着一邊叫，我抱了他的身子，要她睡在我的懷中，她緩緩地睜開了疲憊的眼睛，低低地和我說：

「沒，……沒有什麼，……你不要躭心，……吐出來反覺得清快一點似的。」

她的全身抖戰，雖是那麼瘦小，重量卻像是增加了許多，纔好了一些，她就吩咐女僕到菜市去買纔上市的野味，因爲父親姊姊和我平日都歡喜喫的。

故去的前兩天，她的精神顯得更好一些，睡眠也更安穩了。我深自慶幸着，想到若是有那一天，由我母親請那些過慮的醫生們喫一頓飯。可是在那天傍晚，我們正因爲她熟睡纔集在另一間房裏，忽然聽見擊打着牀的聲音，待匆匆地趕過去，她已經閉上眼睛。（我時時想到當她和死做最後的掙扎，身邊竟沒有一個人，她的心中當時該有多麼大的氣憤，而我的心中的追悔，至今也不曾泯滅一分。）我跪到牀上抱了她的身軀，我的全身發着寒抖，我們大聲地叫，把一種刺激性的藥放在她的鼻

端，果然她悠悠地又喘出了一口氣。她張開眼睛，望着面前的那些人，她像覺得煩了，搖搖頭，向着空中頷首，知道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刻，還在乞求神的恩賜似的。終於她的眼睛定了，嘴角流出口涎，傷口也有殷紅的血滴着。

我輕輕地撫下來她的眼瞼，自己的脚像是軟了，我再也站不住，我再也不知道什麼……

遵從母親的話，她的遺體在牀上躺了三天。我總想着母親是不會死，或是如她所說的，她總還能緩過那口氣來。可是當我摸到她的手，冰冷的感覺使我打着寒戰，我一面跪下去一面哭着，心裏纔意識到：『她是再也不會活過來了。』

可是她永遠活在我的心裏，我時時看見她的臉，聽見她的語音，她快活地和我說着：

『要活得勇敢些，不要因爲我就永遠悲傷，把思念我，愛我的心去愛更多的人吧。』

遠天的冰雪

靳以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定價六元五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五集

共十六冊

夢之谷 蕭乾 長篇
砂丁 巴金 中篇
憎恨 端木蕻良 短篇
苦難 沙汀 短篇
牛車上 蕭紅 短篇
生人妻 羅淑 短篇
野鳥集 師陀 短篇
鹽的故事 蹇先艾 短篇
遠天的冰雪 靳以 短篇
草原上 劉白羽 短篇
兒童節 羅洪 短篇
十月十五日 蕭軍 散文
竹刀 陸蠡 散文
刻意集 何其芳 雜集
原野 曹禺 劇本
無題草 曹葆華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三十七年八月三版

